联合国 S/PV.8633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四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八六三三次会议

2019年10月7日星期一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主席：	马特基拉先生	（南非）
	比利时	范弗利尔伯格夫人
	中国	张军先生
	科特迪瓦	莫里科先生
	多米尼加共和国	辛格·魏辛格先生
	赤道几内亚	恩东·姆巴先生
	法国	德里维埃尔先生
	德国	舒尔茨先生
	印度尼西亚	查尼先生
	科威特	奥泰比先生
	秘鲁	乌加雷利先生
	波兰	拉多姆斯基先生
	俄罗斯联邦	涅边贾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艾伦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克拉夫特夫人

议程项目

非洲和平与安全

预防外交以及预防冲突和解决冲突的中心作用

2019年10月2日南非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S/2019/786)

19-30374 (C)





请回收 

上午10时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非洲和平与安全

预防外交以及预防冲突和解决冲突的中心作用

2019年10月2日南非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S/2019/786）

主席（*以英语发言*）：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我邀请埃塞俄比亚和纳米比亚代表参加本次会议。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以下通报人参加本次会议：乔治华盛顿大学艾略特国际事务学院非洲研究所副所长兼访问学者利伯拉塔·穆拉穆拉女士阁下；南非非洲妇女对话组织方案管理人娜莱迪·迈特女士；以及扎内勒姆贝基发展信托基金方案管理人琳达·维拉卡兹女士。

按照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还邀请下列人员参加本次会议：非洲联盟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法蒂玛·基亚里·穆罕默德女士阁下；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常驻联合国观察员让娜·达克·拜热夫人阁下。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我谨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文件S/2019/786，其中载有2019年10月2日南非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转递了关于正在审议的项目的概念说明。

我谨热烈欢迎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先生阁下，并请他发言。

秘书长（*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有机会向安理会通报联合国有关非洲预防外交以及预防和解决冲突的工作。

我们在预防和解决冲突方面的所有工作都依赖于与会员国、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区域经济共同体和其他各方的伙伴关系。非洲联盟是我们在整个非洲大陆的关键战略伙伴。我欢迎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穆萨·法基·穆罕默德先生阁下的领导，他参加了我们的许多辩论会。

我们与各伙伴一道，正在非洲许多地方的预防冲突工作上取得进展。例如，在冈比亚，非洲联盟、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联合国和各邻国两年前的联合行动防止了政治危机快速升级，并支持了和平、民主的过渡。在马达加斯加，我们与非洲联盟、欧洲联盟、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和法语国家国际组织合作，促进对话，这有助于该国去年的和平总统选举。我们和非洲联盟、葡萄牙语国家共同体、西非经共体和欧洲联盟的斡旋努力有助于解决几内亚比绍的政治紧张局势。我敦促有关各方努力争取下个月在该国举行和平、透明、自由、公平的选举。

在喀麦隆，我的中部非洲问题特别代表正与当局以及国家和区域利益攸关方合作，支持通过包容各方的对话解决西北和西南地区危机的根源。喀麦隆全国对话的结论刚刚公布。在非洲联盟和埃塞俄比亚的斡旋下，苏丹最近达成协议，这是国际社会在此敏感时刻支持这个经历过可怕冲突和苦难的国家实现和平的机会。我的西非和萨赫勒问题特别代表还与西非经共体和非洲联盟共同努力，支持塞拉利昂、尼日利亚和塞内加尔开展和平、包容各方的选举进程。

（*以法语发言*）

恐怖主义是对整个非洲大陆日益增长的威胁，并对全球和平与安全产生严重影响。在萨赫勒，恐怖团体经常袭击当地和国际安全部队——昨天又有一人死亡——包括我们的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团（马里稳定团）维和人员。暴力正在向几内亚湾的沿海国家蔓延。在尼日利亚，尽管多国联合特遣部队作出努力，但博科圣地及其分支仍在恐吓当地社区，袭击安全部队。我们看到恐怖主义网络遍布利比亚和北非，跨越萨赫勒，延伸到乍得湖区域，并出现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莫桑比克。我们并

未在这场战斗中取胜。这不仅是一个区域问题，也是对全球和平与安全的一个明确而直接的威胁。我欢迎上个月在布基纳法索举行的西非经共体峰会，欢迎西非经共体成员国再次承诺在财政和军事上参与反恐斗争。

我们必须认识到，随着武器和作战人员持续不断地跨越边界，利比亚危机的影响正在扩大，并蔓延到整个区域。正如安理会所知，我的特别代表正在与国家、区域和国际伙伴合作，防止暴力进一步升级，并鼓励重返政治进程。我还向安全理事会主席发送了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来信的副本，信中向安理会介绍了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的建议。在这方面，我期待在利比亚问题上加强与非洲联盟的合作。

马里的和平对萨赫勒的和平也至关重要。尽管上周莫普提地区发生多次可怕的袭击，但我希望包容各方的政治对话计划将促进2015年《马里和平与和解协议》的执行。我们的维和特派团——马里稳定团——在支持执行该协议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需要持续得到强有力的支持。

非洲军事行动，包括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萨赫勒五国集团联合部队和打击“博科圣地”组织多国联合工作队等，值得我们全力支持。我欢迎安理会决定取消马里稳定团对萨赫勒五国集团联合部队提供支援的地域限制，但我们必须认识到，仅仅这么做是不够的。我再次敦促安理会为非洲维和与反恐行动规定明确的任务授权，这种授权应以通过强制性捐款提供的可预测和可持续财政支持作为后盾。

可持续的包容性发展本身就是追求的目标，也是解决冲突、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根源的最有效办法。消除贫困和不平等、加强国家机构和民间社会以及促进人权对于预防冲突和建设有复原力的社区和社会至关重要。这些目标是《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非洲联盟2063年议程》的核心内容。我们正通过可持续发展联合框架，与非洲联盟协调一致地做出努力，建设一个特别重视包容性、妇女权利和性别平等的和平繁荣的非洲。妇女及其领袖的切实参与将加强我们的应对措施，对于实现持久和平不可或缺。

应对气候危机是另一项重要的预防措施。气候所致的各种风险，包括干旱、洪水和变化不定的降雨模式，往往与政治、社会和经济因素交织在一起。我们必须紧急减少排放，以防对整个非洲的可持续发展和安全造成灾难性后果，并加大对受影响最严重国家的支持力度。今天，无可争辩的是，气候变化加剧了安全挑战，特别是在萨赫勒区域。

非洲的13亿人口中有将近一半不足15岁。为这一代人提供教育、培训和就业机会必须成为任何发展战略的核心。正如我们最近在苏丹看到的那样，妇女和青年是和平社会的关键建设者。我敦促安理会与妇女和青年合作，并且为了他们更有效地开展工作。

（以英语发言）

在预防未凑效时，联合国与我们的伙伴一道做出努力，减轻痛苦，解决冲突，建设可持续和平。我们坚决支持非洲联盟提出的“到2020年平息枪炮声”倡议，这是推进和平与安全以及提供更安全、更美好未来的基础。我赞扬安全理事会就这一倡议通过第2457（2019）号决议，并强调青年的作用。我们根据2017年商定的《加强和平与安全伙伴关系联合框架》，加强了与非洲联盟在和平与安全方面的战略伙伴关系。这一伙伴关系得到加强的又一个证据是，安理会2月份一致通过了第2457（2019）号决议，就加强国际合作和伙伴关系以结束非洲冲突的步骤作出规定（见S/PV.8473）。

非洲大陆上部署着联合国规模最大的几个维和特派团，那里有8万多名维和人员在执行维和任务。非洲现已成为最大的部队派遣区域。我们应该通过提供充足的资金和强有力的任务授权，一致地鼎力支持这些蓝盔人员。我赞扬安理会与非洲联盟、包括其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开展合作。联合国正在非洲

大陆各地与非洲联盟和非洲次区域组织坚定而密切地开展合作，预防和解决冲突。

中非共和国只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联合国、非洲联盟和其他方面正在合力支持历史性的《和平与和解政治协议》。这份协议是2月份达成的，旨在制止针对平民的暴力，帮助国家扩展权力，并使这个饱受冲突蹂躏的国家实现社会发展。

预防冲突很难量化，可能不会成为新闻，但对于我们所服务的人民来说，没有新闻就是好消息。预防可带来巨大的回报。预防和解决冲突取决于有关各方的参与。除此之外，还需要统一的国际立场，并对共同的目标作出承诺。安理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与区域和次区域伙伴协作，大力参与非洲大陆的预防努力，也会因此比以往任何时候得到更多的赞赏。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秘书长的通报。

我现在请穆拉穆拉女士发言。

穆拉穆拉女士（*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感谢你组织本次极为重要的辩论会，讨论预防性外交以及预防和解决冲突在处理非洲和平与安全议程的过程中所起的中心作用。能与其他人一道获邀通报情况，而且是首次有机会就妇女在建设和平和解决冲突中的作用问题介绍经验并提出呼吁，让我感到既荣幸又惶恐。主席先生，在发言之前，我谨祝贺你在10月这个联合国历史上的重要月份主持安理会的工作。

整个世界都看到，多边主义及其在使世界成为一个我们所有人生活的更美好场所方面所做的贡献正在受到削弱。安理会正在辩论预防性外交的优先性这一事实清楚地提醒我们，我们未能证明联合国存在的理由，其中，“我联合国人民”曾宣布，我们决心欲免后世再遭战祸。在安理会审议加强预防性外交所需的重要步骤之际，请允许我谈及在我本人的经历、我参加过的各种和平进程以及我曾有幸参与的各个妇女平台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我来自坦桑尼亚，这个国家在大湖区内外解决冲突、开展预防性外交和建设和平等方面发挥了非凡的作用。因此，我谨在此指出，我的职业生涯使我接触到了解决和管理冲突以及寻求通过谈判达成解决办法等方面的工作。我曾有幸担任大湖区问题国际会议的第一任执行秘书。该组织的演变可以追溯到卢旺达灭绝种族事件和1994至2004年间大湖区卷入的那几场战争。这一区域框架为困扰该区域的暴力冲突和灭绝种族事件提供了区域对策。

大湖区尝试了各种和平倡议、干预、调解进程、概念、框架和法律文书。签署设立大湖区问题国际会议的《大湖区安全、稳定和发展公约》的举动被视为一个里程碑，彰显了该区域各国建立相关架构、将预防责任的范围扩展至政府之外的强烈政治意愿。此举使民间社会以及妇女和青年团体也参与其中。建立的跟进机制、包括国家元首首脑会议、区域部长级理事会、秘书处以及各种国内协调机制已经到位，以确保采取妥善措施，防止冲突升级到暴力和大规模暴行的程度。

周期性暴力涉及各种复杂的问题，为解决该地区和非洲大陆和平与安全问题做出的任何有意义的尝试均必须基于一种区域性框架和做法，因为本地区国家可能比外来行为体更加了解实地的情况。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有人质疑对本地区利益相同国家合法性做出的评估及其作用，且学者们大量就此著书立说，但是，我想强调，至少现在该地区已经平息了枪炮声，虽然仍有少数政治不稳定的情况和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

我担负着重大责任，即：把暴力冲突和灭绝种族行为这些遗患和循环可持续地转变为族群间和地区国家间的和平共存。这不是一件轻松的任务，但是正如俗语所说的那样，如果你想完成某事，就让女性来做；如果你想话说得漂亮，就让男性来说。我的任务是推动对话，以防止、遏制以及处理有可能影响和平与安全的局势，并且力求查明可能引发国家内部和国家间敌对行为的诱因。

在拜读一份《联合国预防冲突和预防外交在行动》的报告时，我遗憾地看到，利用秘书长的斡旋在冲突地区派驻特使和特别代表的目的更多的是为了试图防止冲突或者危机升级，而不是为了根本防止其发生。马里、布基纳法索、哥伦比亚以及其它地方均有成功案例的报告，但是，成功通常不是太少，就是来得太晚。我想提醒安理会，在布隆迪政治危机达到高潮时，建设和平委员会（建和委）国别小组本应对该国进行访问。我们在实地热切期待建和委的增援。然而，访问却在最后一分钟以该国安全局势为由被取消，与此同时，地区的领导人却在飞往布隆迪。

现在，我谈谈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因为我根据与会的通报人做出假定，这将是今天辩论会的侧重领域之一。在2005年的世界首脑会议上，世界各国领导人重申了妇女在预防和解决冲突以及建设和平方面的重要作用。他们呼吁充分和有效执行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的第1325 （2000）号决议，并且首次接受发展、和平与安全以及人权之间存在的相互关联。此外，根据第1325 （2000）号决议规定的义务，2013年2月，联合国和大湖区、这个我最熟悉地区的领导人签署了《刚果民主共和国和该区域的和平、安全与合作框架》，并且搭建了妇女平台。我是该平台的成员，这个针对该动荡地区的妇女平台为倡导妇女在该地区和平与政治进程中的重要作用提供了一个框架，通过参与为该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创造必要条件，为实现民众渴望的稳定做出贡献。

值得在此报告的了不起的事情是，尽管该平台由时任秘书长大湖区特使玛丽•罗宾逊夫人倡议发起并启动，但是她的继任吉尼特大使和现任特使夏先生—这两位均为男性—把该平台作为该地区预防外交和建设和平的主打方案，并且取得巨大成功。如果没有他们给予资源和政治意愿上的全力支持，非洲联盟（非盟）和联合国对布隆迪、中非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苏丹进行的联合和平访问本来是不可能的。我想赞扬他们用自己的言行，成为“他为她”活动中杰出的榜样。

尽管有诸多文书、国家行动计划以及执行机制，但是妇女仍未在和平与安全政策方面享有平等的代表权或者发挥明显的作用。侵害妇女的暴力也许仍是非洲大陆、特别是大湖区最普遍的侵犯人权现象。非洲妇女缺少在正式调解进程、特别是缺乏在和平进程谈判中的参与，这是第1325 （2000）号决议所代表的议程依然落实不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此外，妇女对区域和地方调解以及预防冲突举措的重要贡献以及她们在其中的重要作用依然基本未得到认可，她们得到的支持仍软弱无力。在此背景下，非洲联盟做出重大决定，导致建立非洲妇女预防和调解冲突网络，正式命名为“非洲妇女调解网”。该网络的运作方式于2017年3月13日得到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的认可，并于2017年3月27日在一次阿里亚办法会议上得到安全理事会的认可。经安理会许可，我谨对“非洲妇女调解网”稍作解释，我认为，它与今天关于预防外交和非洲和平与安全的辩论会的宗旨直接相关。

“妇女调解网”顾名思义，是为了在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中，加强妇女在预防冲突和调解努力中的作用。该网络为战略宣导、能力建设以及联谊提供了一个平台，旨在更好地落实妇女参与非洲调解工作方面的各项承诺。其优先事项包括使妇女在第一、第二以及第三轨道预防外交和调解中的作用专业化，确保有渠道使其有意义和有效地参与和平进程。总的来说，“非洲妇女调解网”旨在填补第一、第二以及第三轨道调解工作中的缺口，协同各种努力，以使和平进程具有包容性，结果具有可持续性。

6月份，我们参加了“非洲妇女调解网”和大湖区特使办公室对布隆迪的联合和平访问，访问在中非共和国前临时总统凯瑟琳•桑巴-潘沙女士和乌干达前总统、现任非洲联盟智者小组成员的Speciosa Kazibwe女士的领导下进行。访问的目的是与布隆

迪、中非共和国以及刚果民主共和国当局接触，使妇女、民间社会以及其它利益攸关方加入对话。我们认为，让所有利益攸关方参与这种预防外交、特别是在布隆迪这样做是及时的，因为该国正在迈向明年的大选。

让我们印象最深的是布隆迪人对非洲妇女预防冲突和调解网络及其在当地所作努力作出了热烈反应。在性别平等部的支持下，他们在社区一级成立了调解小组，从非洲妇女预防冲突和调解网络那里汲取灵感，缓解社区之间的冲突和紧张局势，以免冲突升级为危机。这是地方和基层预防性外交良好做法的范例，如果我们要在该国实现持续和平与发展，就必须扩大并支持这种做法。

非盟让妇女参与到其“到2020年平息枪炮声”倡议之中。我们在阿尔及利亚康斯坦丁举行了会议，探讨我们如何能够最好地发挥作用，确保非洲联盟满足这些愿望。明年，我们将庆祝这些标志里程碑式愿望的周年纪念日，包括第1325（2000）号决议通过20周年、《北京行动纲要》通过25年——这为妇女代表占30%的性别配额树立了榜样——当然还有“到2020年平息非洲枪炮声”倡议。问题是，到2020年，非洲的枪炮声会平息吗？

2017年6月，通过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合作，非洲联盟委员会和联合国在联合国总部联合发起成立了非洲妇女领导人网络，旨在加强妇女在治理、和平与安全方面的领导作用，由此促进非洲的转型，包括积极参与，确保妇女通过宣传和提高社区认识活动，在平息枪炮声方面切实发挥作用。我作为该网络的和平与安全支柱协调员，呼吁安理会肯定这些努力，并为该网络提供发挥作用所需的资源。

我自豪地报告，本网络在阿米纳·穆罕默德常务副秘书长、妇女署执行主任菲姆齐莱·姆兰博•努卡女士以及非盟妇女、和平与安全问题特使比纳达·迪奥普女士的干练领导下，根据非洲联盟和联合国对预防和在实地提供切实解决办法的承诺，确定了为非洲妇女采取可持续和具体行动的目标。妇女不需要证明她们可以发挥实质性影响，找到办法解决武装冲突和流离失所的驱动因素。相反，她们应加强在建设和平和可持续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我感到鼓舞的是，秘书长倡议把预防作为实现和平与发展的头等要务。今天的会议清楚证明，各国和安理会致力于采取深思熟虑措施，防止非洲和全世界发生冲突和大规模暴行。我以我的微薄之力呼吁安理会把我们的钱花在刀刃上，也就是说，投资于预防冲突和针对暴力根源和驱动因素的努力。

早就不该把妇女视作受害者，而应该把她们视作促进建设和平的预防外交的推动者。我再次有幸成为秘书长建设和平基金咨询小组成员，增强妇女权能和青年方案是该小组的优先事项。然而，由于基金财务管理条例和标准的掣肘，我们仍然无法让当地妇女组织切实有效地参与进来。必须根据秘书长确保妇女在预防性外交、解决冲突、建设和平和可持续发展中切实发挥作用的承诺，改变这种情况。

根据上述情况，请允许我最后提几点建议。

第一，在安理会审议预防性外交议题时，没有必要重起炉灶，因为必要的机制、框架和法律文书已经存在，其中包括区域机制，如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问题的第1325（2000）号决议制订的国家行动计划。由于缺乏资源，或许还有缺乏政治意愿，这些计划仍然没有得到落实。

第二，我必须强调，区域或次区域办法是最恰当的办法，应该成为非洲预防性外交的主要应对机制。

第三，我们认为，每年花在维持和平部队身上的费用——例如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每年超过10亿美元——将大大有助于执行国家行动计划，把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的承诺化作许多非洲国家的国家政策和方案。

第四，我呼吁安理会支持并加强非洲区域组织和妇女通过非洲妇女预防冲突和调解网络和其他妇

女平台参与预防和调解冲突的能力。重点应当是冲突升级之前积极主动预防冲突，防止已经发生的冲突升级，而不是被动预防冲突。如果在国际和区域层面采取的各项举措与地方性举措脱节，将无法确保通过地方当家作主来实现可持续性。正如在秘书长发言中所提到的那样，区域集团尽管面临挑战，但它们通过调解努力在解决冲突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需要强化其能力，给予其支持。

第五，需要制定综合和包容性办法，确保没有人掉队。《非洲联盟2063年议程》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把妇女和青年置于其宏图的中心。不言而喻，活跃在这一领域的各种机构和群体之间的协作与合作至关重要。我参加了许多预防性框架，包括秘书长关于保护责任的报告（S/2019/463）中提到的“全球制止大规模暴行罪行动”。这是一个从事预防暴行工作的全球性、包容性和由国家主导的合作伙伴网络，得到了瑞士政府的支持，旨在支持希望建立本国预防暴行罪架构的国家。我请安全理事会与此类机构密切合作。

最后，对话和调解是至关重要的软实力办法，在安理会思考预防性外交的中心地位和价值时，应该利用这些办法。

我是一名妇女和平活动家，倡导妇女的领导作用——这是我所教的科目——请允许我在结束发言时引用布隆迪的一句名言：“没有我们的参与，一切都与我们无关。”我们在这里，作好准备并愿意被派往任何和平特派团、调解或维持和平部队。不需要舍近求远。如果秘书长需要有能力和合格的妇女来协助他作出斡旋和外交努力，非洲妇女领导人网络和非洲妇女预防冲突和调解网络随时可以为他所用。

南非传奇歌手伊冯娜·查卡·查卡说，女性是井井有条的男性。我们荣辱与共。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穆拉穆拉女士的通报。

我现在请迈特女士发言。

迈特女士（*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非常感谢你给我机会在安理会发言。

我的名字叫娜莱迪·迈特，我代表一个名为“南非妇女对话”的组织，我在18岁时加入了这个组织。“南非妇女对话”是一个独立的南非妇女论坛，致力于通过对话为每一个妇女提供一个被倾听的平台，以提高我国妇女的地位。

“南非妇女对话”诞生于姐妹情谊和团结精神的有机进程。这一进程始于2002年，当时刚果人对话在南非的会议和度假胜地太阳城举行。人们可能记得，这是埃塞俄比亚最初对话破裂后的第二次尝试。我们南非人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在电视屏幕上观看了进程，希望最终能够达成一项共同的和平协议。然而，在谈判中和周边显然没有南非普通民众参与，这让一群妇女有了组织起来并开车去太阳城的想法。在她们到达时，她们的意图并不是要干涉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事务。她们带来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信息，那就是声援该国妇女的斗争。她们痛心地看到参与这一进程的妇女的紧张与焦虑，看到她们如何不是处于谈判的中心，而是被排斥到边缘。

正如第1325（2000）号决议所承认的那样，在冲突时期，受影响最严重的是妇女和儿童。就在那之前八年，这为数不多的南非妇女亲身经历了自己国家的政治转型，切身了解是谁遭遇困境，知道想要和平却没有发言权的感觉。这个小型民间社会代表团受到了良好的接待，这催生了一些活动。其中最主要的是2003年3月应刚果妇女的请求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刚果和南非妇女对话，对话得到了刚果人对话调解小组负责人、已故的奎特·凯图米莱·琼尼·马西雷爵士的赞同。

大约有120名刚果妇女和180名南非妇女参加了对话，其目的是双重的。第一是促进刚果妇女之间的对话。对话一开始，局势就高度紧张。可以想象，这些妇女来自不同的交战党派和派系，因此一开始对话是困难的，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二个目的是让南非代表团分享关于体制机制和法律方面的经

验和策略，以期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妇女解放和平等提供一个环境。

对话成功后，刚果妇女决定于2003年5月在金沙萨举行后续会议。在会议上，她们共同创建了刚果人对话妇女融入框架，并确保她们有效参与过渡进程。通过新成立的集体，她们向各谈判方施压，要求他们签署最终协议。刚果妇女通过对话进程表明，尽管存在根深蒂固、由来已久的分歧，即使一个人受到冲突的影响或是冲突当事方，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可能朝着一个共同目标努力，即实现国家的和平与稳定。

从与刚果妇女的这些互动所产生的结果是南非妇女认识到有必要反思实现民主以来的自身历程。我们与刚果民主共和国姐妹的进程向我们表明，我们以为存在我们的凝聚力和团结，但情况未必是这样。妇女们认识到，1994年后，她们将自己的机构交给了政府，造成了一个空白，特别是在基层一级，认识到迫切需要一个代表新南非妇女利益的集体声音，并使妇女能够在确保我们为国家建设和保持和平作出贡献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这就是“南非妇女对话”诞生的由来，这是2003年7月举行的一次活动，来自各行各业的大约1000名南非妇女参加了这一活动。我们精心设计的对话模式基于三项主要指导原则，这些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我们与刚果民主共和国姐妹互动的经验教训的影响。

首先是建立一个无党派的平台，鼓励妇女表达自己的个人观点，而不是她们所属组织的观点。

第二个是多元化参与的问题，这是因为我们认识到妇女并不是性质单一的群体，我们在许多问题上存在不同，例如族裔、宗教信仰、阶级和政治派别，仅举几例。这也是摆脱受过教育和中产阶级妇女为农村和贫穷城市妇女制定议程并代表他们发声这一全球趋势的一种方式。这种包容是该模式的支柱，因为不具有包容性的进程不可能产生合法的结果。

第三个指导原则是促成一个非公开、自我反省的空间，远离摄像机的眩光，在那里妇女可以放下自己肩上的重负，尽管是暂时的，缓解一下创伤和压力。这促成了姐妹情谊的交流，培养对我们共同点的相互理解，成为诚实、有效对话的基础。

从那一刻起，“南非妇女对话”成长为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品牌，被南非妇女全心全意地采用。它接着主持了10个国家对话，这些对话进而得到广泛推广，形成更多采用“南非妇女对话”模式的省级和基于社区的对话。“南非妇女对话”在当地取得的主要成就包括促进将妇女的声音和经验纳入国家发展计划。“南非妇女对话”还领导和游说成立了一个妇女部，游说并提出了消除贫穷模式，并与政府一道付诸实施。在泛非和平与和解对话方案下，“南非妇女对话”还在2004年选举前不久促进与布隆迪妇女的和平对话，并在2007年与苏丹妇女进行了和平对话。它还促进了2006年的非洲同行审议机制对话，并参加了非洲各国的选举观察团。

通过多年来的这些对话，“南非妇女对话”论坛的努力可以概括为促进了妇女与国家和国际机构之间的伙伴关系，以形成社区、省、国家和大陆各级的议程。通过对话，“南非妇女对话”为加强团结和社会凝聚力作出了贡献，目的是促进和巩固当地社区和整个大陆的和平、安全与稳定，从而为社会经济发展和消除贫穷创造有利空间。

最后，我要强调，“南非妇女对话”认为对话是预防冲突和全面巩固发展中社会和冲突后社会和平的重要工具。最常见的情况是，像“南非妇女对话”这样的倡议被视为维护和平和预防冲突的软方式。因此，大多数冲突后战略忽视了这些举措，往往优先考虑军事、基础设施和其他发展问题。这些都是需要优先处理的重要问题；然而，各国政府必须认识到，重建社会联系、承认公民的痛苦和创伤以及积极着力于国家的康复也是至关重要的，决不是一个软问题。

着力于社会各个层面的建设性对话机制，对于脆弱和动荡的社区来说，可能是一种救助恩典。但是，我们要谨记，尽管这些对话富有成效，但它们不应当是一次性努力。我们从“南非妇女对话”的干预活动中汲取的最大教训是，对话必须连续不断、持之以恒，否则，对话中达成的谅解和协议的积极效益可能会淡化，暴力可能死灰复燃。

“南非妇女对话”论坛在不断演变并继续维护南非妇女的利益。但是，由于资源不足，它的活动范围日渐收缩。这种影响力的收缩再次制造了一个真空，南非妇女渴望论坛重振活力。在南非，暴力侵害妇女儿童行为发生率，包括杀害和强奸妇女现象发生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因此我们的全球和平指数排名很低。这只是区区几个指标，它们表明为何必须维护诸如“南非妇女对话”论坛等各种倡议，尤其是在基层。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迈特女士的通报。

我现在请维拉卡兹女士发言。

维拉卡兹女士（*以英语发言*）：我也要感谢有此机会向安全理事会通报情况。我说过，我名叫琳达·维拉卡兹，来自南非约翰内斯堡。我是非洲人，非常关心所有人的平等待遇，尤其是妇女及其在社会各阶层的融入问题。我在扎内勒姆贝基发展信托基金工作，协调2018年启动的非洲妇女对话组织平台。

诚如我的同事娜莱迪·迈特所言，我们从“南非妇女对话”平台16年的成功历程中获得集体经验，使众多非洲妇女在当地和全球各级担任各种要职，我们为之欢呼、庆贺；但是我们注意到，在非洲大陆，我们尚未建立一个机制，帮助我们汲取和利用她们的经验和专长，造福所有人。

这让我们更加明确地认识到，在非洲大陆，我们缺少一种机制，让非洲妇女在非洲土地上召开会议。常常是非洲以外的其他人出资并按他们的议程召集我们开会。例如，我们在一年一度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妇女地位委员会和很多其他论坛举行会议。虽然出席这样的会议有其必要，但是它们的成果常常不会对家乡的广大非洲民众、尤其是对边缘化妇女产生实际价值。

正如我的同事稍早所言，这种认识促使我们在整个非洲大陆采取“南非妇女对话”的模式。2018年11月19日至23日，在众多非洲妇女支持下，我们成功地启动了非洲妇女对话平台，历时5天，来自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16个国家内外的的1000名妇女参加了对话。启动活动是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首次启动获得成功，受此鼓舞，我们现在准备主办2019年对话，1000名来自全部55个非洲国家的另一批妇女将参加对话——这是一项前所未有的成就，将给未来的对话设定标准。

像“南非妇女对话”模式一样，按照设想，非洲妇女对话平台将包容各方、对所有人开放、没有等级和党派之分。按照我们的包容度指导原则，我们坚持60%的与会者为基层和边缘化妇女——我们经常谈论并声称我们所代表的妇女。我们的目标是让她们参加会议，因为她们的经验、声音和力量是必不可少的关键要素，有助于我们团结起来治愈非洲大陆并朝着和平共处迈进。

妇女们以个人身份参加对话，除我们的个人意见以外，不代表任何特定任务，我们利用这些意见为我们的各种斗争寻找解决办法。非洲妇女对话组织对所有妇女一视同仁，没有阶级区分；我们不作表面文章，而是认可每一名与会妇女带来的经验。非洲妇女对话周成为一场思想的盛宴，以促进一个和平、公正、更好的非洲大陆议程为指导，让妇女们相互联系、相互学习，并分享和展示非洲大陆各地村庄、城镇和社区妇女极为出色的工作。

我们的模式很简单，但它需要耐心和资源并欣赏每一名与会妇女的个性。这一模式要求有意识地认真重视所需的支持，以最大限度地实现每一名与会者的出席和贡献。在为期5天的对话之外，平台还

寻求继续让妇女保持连年不断的联系，利用对话克服障碍并寻求解决办法。

我们做这项工作的时候，充分认识到这项任务并非易事，它耗资不菲、错综复杂并被陈规定见所遮蔽。我的同事迈特女士已经指出，对话的好处是帮助我们超越分歧，并寻求维系我们的纽带。事实证明，对话空间可用作发展的平台，同时充当潜在冲突的预防系统，并能带来冲突后解决方案。

为期5天的2019年非洲妇女对话议程证明了这一点，因为我们涉猎的议题很广泛——从创业精神和妇女的经济机会到释放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机遇、挑战甚至固有的威胁，以及讨论非洲女权主义问题。我们甚至培训妇女如何以对话为调解工具，还包括关于主宰自己命运的讨论。非洲妇女对话组织将回顾第1325（2000）号决议以及《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二十五周年，还有我们长期讨论的其他文件。

此时此刻，我们国内的团队正在为11月4日至8日举行无与伦比的2019年非洲妇女对话完成后勤工作。出席本次会议的非洲领导人有可能听说国内的妇女团体要求官员为其提供旅行证件，以便前往约翰内斯堡同其他非洲妇女一道参加会议。其中有些妇女从未走出她们的村庄，因此可能必须首先申请出生证明，然后申请护照，然后是签证，这些是身份问题，仍是非洲大陆建设和平的核心问题。所有这一切都耗费大量资金、心力和时间。因此，我请这些领导人在遇到这些请求时伸出援手。

究其本质，非洲妇女对话平台是一个十分必要的独特机会，我们大家借此机会真正让多元化的非洲妇女作为积极行为体参与预防冲突和预防性外交。众所周知，非洲当前的冲突仍然构成安全理事会议程上的大部分项目，我们希望这种情况有所改善。

因此，我们寻求安理会的支持，通过其多边协定，为支持和促进村庄、社区和国家各级非洲妇女对话进程提供帮助。如果妇女和青年不能作为核心参与者充分参与当前的建设和平进程，安理会在“非洲和平与安全：调动年轻人，到2020年平息枪炮声”这一议题上所作的承诺仍将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理想。

《联合国宪章》第六章第三十三条规定，争端当事国应通过谈判和调停等政治手段寻求解决办法。为实现这一点，我们主张，就像在非洲妇女对话平台模式中那样，支持包容各方的对话应当被用作履行这一条的工具。显然，整个联合国系统、尤其是秘书长办公厅现在并且一直通过其斡旋作用利用预防性外交。

然而，这并非总是被视为安全理事会工作的中心支柱。因此，作为非洲妇女，我们希望，通过非洲妇女对话平台，这一支柱能够取得成果。我也敦促民间社会成员加入我们的行列，以其多样性和团结支持由妇女主导的基层对话。我们希望，在这次通报会之后，安全理事会将决心接受、支持并采用包容各方的对话做法，以此作为预防外交的一个可信和可行的工具，从而激励其他国家也这样做。

最后，我们认为，通过这一平台，非洲国家可以通过与所有妇女接触来建立并维持和平，因为妇女在当地活动，并通过参与年度对话平台与其他人建立联系。归根结底，我们的目标是让各社区能够主导并推动其和平进程，使之成为支持参与促进发展和建立跨越非洲边界的社会凝聚力的一项持久原则。这就是我们的故事、我们的旅程以及我们作为非洲妇女每年在非洲土地上召开会议的决心，其动力是一项在我们各社区推动包容性发展与维护和平的非洲议程。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维拉卡兹女士的通报。

我现在请希望发言的安理会成员发言。

奥泰比先生（科威特）（*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要衷心感谢你就一个重要和关键的议题召开本次重要会议。我也感谢秘书长和今天所有通报者所作的宝贵通报。

通过调解解决冲突是通过在有关各方之间进行建设性和有意义的对话来解决国际争端的文明手段和形式之一。《联合国宪章》载有许多促进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争端的工具，特别是在第六章的条款下，规定了解决冲突各方之间争端的步骤，如第三十三条所述，

“谈判、调查、调停、和解、公断、司法解决、区域机关或区域办法之利用，或各国自行选择之其他和平方法。”

这一点清楚地表现在埃塞俄比亚和非洲联盟（非盟）发挥作用，协助苏丹有关各方就过渡军事委员会与自由和变革力量之间的过渡时期达成一项协议。第六章强调安全理事会发挥预防作用的重要性，并强调安理会有能力呼吁冲突各方以这种和平手段解决争端。安理会可以调查可能导致会危及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国际摩擦的任何争端或立场。

《宪章》第八章促进通过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的安排和平解决地方争端，因为这些组织在地理上接近而且在历史上了解这种争端。在这方面，我们应赞扬联合国与非洲联盟展开以《宪章》为基础的合作，这种合作正在稳步发展，值得称道。回顾这种合作的各个方面和模式，我们看到在每个方面都取得了重大进展，特别是在每年都举行联席会议的两个理事会，即安全理事会和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之间。我们期待着将于10月下半月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第十三次联席会议。我们还看到建设和平委员会与非洲联盟各个实体之间继续合作。我们呼吁保持并扩大这些成果，特别是“以行动促维和”倡议，以确保维持和平特派团获得更好的装备，更具效率、更有保障、更强有力。这就需要安全理事会提供强有力的任务授权，同时以可预测和可持续的资金予以支撑。在这方面，我们赞扬非洲联盟承诺继续支付其和平行动25%的费用，并期待通过一项决议，为非洲主导下的维持和平行动提供经费。

根据《宪章》第十九条，秘书长可发挥根本作用，行使赋予他的职责，即通过斡旋或通过其在冲突地区的特使和特别代表防止冲突。秘书长优先重视调解问题的一个具体表现是，自担任秘书长一职以来，他设立了一个调解问题高级别咨询委员会，作为在预防冲突过程中使用调解与预防外交的工具。

秘书长的特使和特别代表及其团队在解决冲突方面也发挥了重要和值得赞扬的作用。鉴于科威特重视预防外交并确认其崇高重要性，科威特在6月份担任安理会主席期间，在关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议程项目下组织了一次关于预防冲突与调解的高级别辩论会（见S/PV.8546）。我们重申，必须加强预防与调解在预防和解决冲突方面的作用、以及联合国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合作。我们仍然完全相信，安全理事会能够利用《宪章》中提出的许多预防措施，例如派遣由安理会几个成员组成的小型代表团，这是它过去使用过的一项措施。

最后，安全理事会凭借其积累的经验、吸取的教训和几十年的机构经验传承，无疑能够在预防冲突与调解领域采取创新的预防措施和步骤，这将不可避免地通过其实地访问及其对某些个人和实体的制裁制度，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安理会在预防外交中作用的成功和效力取决于其干预和使用这些工具的时机。越早采取干预措施以确保作出适当反应，物质损失和人员伤亡方面的最终结果就越好。

伊波先生（科特迪瓦）（*以法语发言*）：我国代表团欢迎今天就预防外交在预防和解决冲突方面的重要性举行辩论会，这完全符合《联合国-非洲联盟加强和平与安全伙伴关系联合框架》所确定的优先事项。我们赞扬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秘书长和今天通报者所作的通报，除其他外，他们向安理会通报了这两个机构之间合作的质量。我国代表团也欢迎民间社会代表参加我们的辩论会，并通报相关的情况。

2017年4月19日签署的《联合国-非洲联盟联合框架》使两个组织之间更可预测、更系统和更具战略性的合作制度化。它使这两个机构能够迅速、连贯和果断地进行干预，以预防、管理和解决非洲大陆的冲突。我的发言将侧重于三个方面：预警和快速反应机制作为预测和预防冲突工具的重要性；支持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在调解、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领域作出努力的必要性；以及采取包容各方的办法，让民间社会、妇女和青年参与预防和解决冲突的重要性。

由于非洲和平与安全面临新型威胁，包括联合国、非洲联盟（非盟）、次区域组织和民间社会在内的若干行为体必须作出协调一致的反应。只有在通过各种社会政治、经济、气候和环境指标来确定冲突早期迹象的基础上，这些行为体才能在预防办法的范围内作出有效的努力。正是基于这一条件，它们才能防止危机发生，或者在危机已然发生的情况下，拿出有效和可持续的对策。通过将大陆预警系统置于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的核心，非洲联盟表明，它愿意提高自身预测和防止冲突的能力。它与各种区域性经济共同体预警和快速反应系统的互动使它得以识别冲突的迹象和根本结构性起因，并制定更有成效的预防性对策。

同样，为了预测冲突，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建立了西非经共体预警和应对网络，又称西非经共体预警系统，由于该系统得到成员国的广泛执行，这种合力使西非经共体近年来得以开展许多预防性外交努力。在选举前时期或内部政治紧张局势有可能成为公开冲突时发出的警报，使调解努力和斡旋使命得以针对有关国家的政治行为体和民间社会组织。总体而言，尽管面临许多挑战，包括中央、区域和国内系统之间的差距与合作不力，以及预警和快速反应之间的差距，但是非洲联盟和次区域组织的预警系统取得了重大进展。它们现在是非洲预防和解决冲突机制的必要环节，因而理应得到支持。

我国认为，为了收到成效，预防和解决冲突的努力必须成为一种集体和协调做法的组成部分，以使联合国、非洲联盟和次区域组织能够协调它们的举措。联合国和非盟的伙伴关系就是如此，除其它外，它使我们能够共同理解冲突的根源并进行联合访问，我们最近在中非共和国和利比亚就看到了这种情形。这种协调一致的预防性外交努力有助于支持政治进程，以解决危机，在正在摆脱冲突的国家建设和平。科特迪瓦高兴地看到这种预防冲突的合作势头扩大到非洲次区域组织。因此，非洲联盟代表和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西非和萨赫勒办事处（西萨办）主任参加西非经共体的调解会议和安全理事会的会议、部长级会议以及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这些会议是区域和平与安全问题的主要决策机构。

我国赞扬西非经共体和西萨办之间堪称典范的合作，两机构相继在几内亚比绍、马里、布基纳法索和冈比亚实施干预，充分证明了它们在预防和管理危机方面的效力。这种合作有助于提高国家和区域在冲突复原力、巩固民主、善治和营造有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环境等方面的能力。

我国代表团认为，通过建设稳定和复原力强的社会来预防冲突，必须考虑到民间社会组织、妇女和青年的不可或缺贡献。因此，应该动员妇女和青年，最大限度地利用他们的干劲和创造力，让他们更充分地参与旨在结束危机的谈判和政治进程，以及建设和平活动，如民族和解、社会融合、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进程以及安全部门改革。

最后，科特迪瓦重申致力于奉行多边主义，这是协力应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相关挑战的适当框架。在这方面，我们再次呼吁国际社会团结一致，并呼吁加强联合国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之间的合作，努力维护或恢复和平与稳定。

涅边贾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主席先生，我们感谢你召开今天的辩论会。我们感谢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秘书长的通报，也感谢穆拉

穆拉大使、迈特女士和维拉卡齐女士饶有兴味的通报。我们完全支持我们的南非朋友把该议题置于今天讨论的核心。预防武装冲突确实是本组织成立时赋予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的任务。这项任务为何没有得到应有的执行是个重大问题。该问题的答案也许是政治意愿或者是缺乏政治意愿的问题。

然而，预防武装冲突，特别是预防非洲大陆的冲突，对于确保全球稳定的进程至关重要。今天，预防外交及其主要机制——调解和斡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键。如穆拉穆拉女士早些时候所言，我们当然无须另起炉灶。联合国拥有一切必要的工具供其处置，为其在这方面的工作提供了基础：《联合国宪章》第一章和第六章，以及其他一些决议，包括载有这方面国际援助基本原则的第2171 （2014）号决议。我们欢迎秘书长努力提高该项能力。他的调解问题高级别咨询委员会于2017年设立，由权威政治家和外交官组成，是该项能力的一个重要要素。我们完全同意概念说明（S/2019/786，附件）的主张，即非洲大陆的和平与安全问题必须考虑到非洲的呼声。我们认为，这种呼声必须果断。根据国家自主权原则，非洲国家本身必须在预防和解决冲突中发挥重要作用。国际社会的工作是支持这种努力，同时尊重国家主权，恪守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

我们高兴地注意到，近年来，非洲国家的工具库中出现了一些预防非洲大陆冲突的机制和工具。它们都被纳入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其主要组成部分是智者小组、大陆预警系统及非洲和平融资机制。为履行其预防冲突的任务，非洲联盟（非盟）正在执行建设其建设调解能力的行动计划和调解支助战略中的标准作业程序。预防外交方面的重要承诺也载入2017年签署的《联合国-非盟加强和平与安全伙伴关系联合框架》，并在这方面取得了实际成果。特别是，非洲联盟为中非共和国和南苏丹达成全面和平协议、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尼日利亚举行和平民主选举以及改善非洲之角局势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最近的例子包括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特使穆罕默德·哈桑·勒巴特先生在稳定苏丹局势方面的成功工作。

非洲次区域组织，包括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政府间发展组织、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南共体）以及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这方面，我们不能不提到非洲联盟、联合国、南共体以及其它伙伴最近成功预防了马达加斯加的政治危机。我们完全支持加强安全理事会与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之间的伙伴关系。安全理事会预防和解决非洲冲突特设工作组在这方面具有巨大潜力。我们认为，这种合作应该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并符合区域倡议。预防外交应以公正和平衡的做法为基础，既不指手划脚，也不对主权国的政治进程施加压力。只有在拉近立场、寻求共识领域和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协议的基础上进行调解，才有成功的可能。

至关重要的是要与冲突中的所有建设性行为体保持对话。另外还必须铭记预防外交和对国内政治进程施加压力之间的细微差别。防止冲突常常只需停止干涉他国的内政，避免对其进行如何建设民主和尊重人权的说教。一个完全无益的预防案例是北约在利比亚的行动，该行动违反安全理事会的任务授权，导致各种问题和恐怖主义在利比亚和撒哈拉-萨赫勒地区扩散。

我们不需要这种预防。

俄罗斯将继续提供持续的政治支持，帮助非洲社会努力预防和解决非洲冲突。我们准备继续支持非洲加强自身应对未来危机的潜力，包括在俄罗斯教育机构培训非洲国家的维和人员和执法人员。我们希望即将举行的史上首次俄罗斯-非洲首脑会议将成为我们与非洲国家合作的催化剂，并推动非洲大陆局势正常化。

范弗利尔伯格夫人（比利时）（*以法语发言*）：首先，我谨向南非致意并感谢该国主动组织本次辩论会。我还感谢秘书长、穆拉穆拉女士、维拉卡齐女士和迈特女士的介绍性发言。

比利时认为，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在预防冲突方面，特别是在非洲，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非洲大陆应对安全挑战的自主权在过去十年中取得了不容置疑的进展。当危机迫在眉睫时，邻国、次区域和非洲大陆往往是最有能力迅速有效应对的行为体。

比利时支持区域一体化，因为我们的历史告诉我们，这是以协商一致方式解决跨界和区域问题的最佳方式，这样才能实现区域统一和团结。我要再次强调，非洲联盟加强其和平与安全工具包符合我们所有人的利益。最终，非洲联盟和平行动将需要获得更可预测、长期和灵活的资助。在联合国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之间的分工和责任分担方面，我们的做法以追求特定背景下的最适当模式为指导。

两年前在冈比亚，我们看到一个次区域组织发挥主导作用的极好例子。在几内亚比绍，通过几内亚比绍五方小组的行动，确保了实地互补性。在中非共和国，非洲联盟的努力得到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和联合国的支持，而这些努力导致在该国达成和平协议。有欧洲联盟代表参加的非洲联盟-联合国联合高级别访问是监测中非共和国局势的有效工具。

在布基纳法索、尼日尔和尼日利亚，联合国西非办事处正在帮助建设预防牧民和农民之间冲突以及族群间冲突的能力。处理这些问题需要整个西非采取区域办法。我们欢迎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上月在瓦加杜古举行的特别首脑会议上展示的决心。

调解是能够充分发挥互补作用的一个领域。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将它们的当地知识和专长带到谈判桌，而联合国则带来中立和权威以及普遍规范。我们赞扬在启动调解支助股联盟和发展非洲妇女预防和调解冲突网络方面取得的进展，秘书长和三位通报人刚才强调了这一网络的关键重要性。

我们的责任是尽力防止冲突爆发。我们必须继续我们的预警工作，包括安全理事会和秘书处之间的信息交流。但是为了让这些举措发挥作用，我们必须尽可能开放，不排除任何选项和任何信息。许多联合国实体和机构以及研究机构和民间社会组织都有极其宝贵的详细信息，让我们了解即将发生的冲突的情况。我们必须积极主动地关注它们，并将这些信息纳入我们的审议。

但我们还需要更进一步：除非我们也有能力作出快速外交反应，否则预警毫无意义。这种反应不一定只能由安全理事会作出；秘书长及其特使以及驻地协调员也可开展斡旋。它还可以包括联合国的独立倡议，如目前喀麦隆的情况。

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必须在这方面取得更大进展。比利时随时准备并决心在安全理事会内外朝这个方向努力。

乌加雷利先生（秘鲁）（*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们感谢召开本次会议，感谢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秘书长和今天各位通报人所作的内容翔实的发言。他们的通报强调了《联合国宪章》所载的首要目标，即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我们承诺采取集体措施，以公正方式防止和消除对和平的威胁的关键重要性。

在这些挑战越来越复杂和多层面的背景下，这一点尤其具有现实意义，需要在及时的风险评估、预警和管理计划的基础上，不可避免地在全球和区域两级向预防性外交转变。

在该背景下，我们认为，从预防角度出发，在促进和平解决争端的手段方面，推动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的更多参与至关重要。

为此，我们感兴趣地注意到，在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的框架内，已经建立了旨在防止冲突升级的机制，包括一个大陆预警系统，以及旨在防止结构性冲突的机制，这些机制力求着重解决冲突的根源，并与联合国协调，促进《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非洲联盟的《2063年议程》。

分析通过这些机制获得的经验非常有益，包括以下情况：在获得足够信息以开展预防工作方面的

任何潜在后勤困难；可预测和可持续的融资需要；以及私营部门或全球或次区域机构需要更多参与，以便能够将对实地现实、特别是边境地区现实的更好理解带到谈判桌。

为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建立创新机制，以便克服一些国家在对危机局势采取预防性办法或改善其在某些敏感领域的政策方面面临的潜在困难。我们认为，为了防止再次陷入不稳定，这项工作与选举进程、建设和平努力和过渡进程特别相关。同样重要的是，将这一方法与建立国家预警系统或机构相结合，从而通过包容性方法促进缓解紧张局势的各项选择。

我们还认识到利用调解作为在预防行动框架内解决争端的一种方式的重要性。这一有用的工具具有在冲突前和冲突期间为行动提供积极替代办法的真正能力，而且由于它响应了各方的任务，有助于考虑到各方的敏感问题。

在此，我们要指出联合国政治事务处在这方面发挥的作用，以及它们作为及时预警来源的作用。至关重要的是，根据成功的经验，近年来该区域许多国家的此类调解活动有所增加，非洲联盟成立了调解支助股。在这一方面，我们认为，正如通报人穆拉穆拉女士、迈特女士及维拉卡兹女士刚才提醒我们的那样，设立有妇女和青年代表参加的多学科调解小组至关重要。这些调解小组还应该得到必要的后勤和财政支持。

最后，我们要强调，对发展和加强区域预防能力进行投资，是当前高效和有效履行我们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共同责任的最重要优先事项之一。

艾伦先生（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按照惯例，安全理事会所有成员在选择了一个重要议题时，都会感谢会议主席就该议题举行辩论，但我是真心实意地表示感谢。预防性外交是我们没有经常使用的一个安理会维护和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工具。我们不能只是口头上说政治解决方案是首要的。总的来说，安理会应该愿意在缓慢燃烧的政治危机爆发成公开冲突之前参与解决。这就是为什么联合王国在去年8月担任主席期间举行了一次关于调解的公开辩论会（见 S/PV.8334）。因此，主席先生，我感谢你就一个重要问题召开本次辩论会。

让我赞扬非洲联盟（非盟）和非洲各次区域组织在这方面的努力。非盟在6月采取了迅速果断的行动，以应对在苏丹发生的对和平抗议者的残酷镇压。随后的非盟调解对于支持苏丹向文职人员领导的政府过渡至关重要。我感到高兴的是，安理会最终得以在6月份表示支持非洲联盟关于苏丹的立场，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安理会中我们非洲同事发挥的领导作用。

在联合国、非洲联盟和各次区域组织协调利用其相对优势的情况下，我们预防和解决冲突的努力最富有成效。我们已经看到，在中非共和国，联合国和非洲联盟继续在支持执行和平协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我希望，我们将看到进一步的这种协调努力和行动，以鼓励和平对话和政治进程。

在南苏丹，我们敦促该区域各国政府与非洲联盟、联合国和所有感兴趣的行为体一道鼓励各方在关键的11月12日最后期限之前，在执行《解决南苏丹共和国冲突重振协议》方面取得进一步进展。这应该包括基尔•马亚尔迪特总统和里克•马查尔之间的进一步直接接触。主席先生，我希望安全理事会能够在本月晚些时候在你和我们美国同事的领导下进行的访问中发挥有益的作用。

在喀麦隆，联合王国欢迎上周举行的全国对话，这是促使各方共同努力实现和平的第一步。迫切需要就冤情的根源展开进一步的包容性讨论，各方必须采取行动解决这些冤情。我们经常被要求确保非洲组织有空间在非洲问题上发挥主导作用。因此，我们呼吁非洲联盟和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支持包容、和平地解决喀麦隆危机。

在布隆迪，我欢迎各位通报人提出了那里的局势。我们鼓励布隆迪和区域行为体本着《阿鲁沙和平与和解协定》的精神共同努力，以便在2020年选

举前在长期解决政治危机方面取得进展。我希望，安理会和建设和平委员会能够并将继续充分参与。

当然，预防和解决冲突没有一刀切的办法。在一些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确保各行为体支持联合国的领导，避免重复努力来取得最佳进展。联合王国认为，例如在利比亚，情况就是如此。在利比亚，国际社会应该遵循一个单一的共同路线图，一致支持特别代表萨拉梅的领导，争取恢复政治进程。这并不意味着排斥区域声音。相反，这意味着最大限度地提高联合国利用包括非洲联盟、阿拉伯国家联盟及欧洲联盟在内的所有相关行为体的支持和专门知识来支持一个成功进程的能力。

预防冲突当然比解决冲突更可取，但它需要有效的前景扫描能力。因此，我赞扬联合国秘书处和非洲联盟委员会为加强其进行联合分析和报告的能力所做的工作。我还赞扬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部就我们不久前对拉丁美洲进行的前景扫描进行的有益讨论。我希望能很快看到下一次讨论，并希望以后能更频繁地进行这种讨论。我认为，安理会成员有一次非正式机会了解不在安理会议程上的一系列国家的局势是非常好的。

我还欢迎非洲联盟大陆预警系统的发展，联合王国自豪地支持该系统，包括通过资助非盟委员会内的借调人员作用。

正如我们上周在关于动员青年的辩论会（见S/PV.8629）上所讨论的那样，以包容性办法预防和解决冲突是持久和平的关键。这意味着在基层支持妇女和平建设者，并确保妇女有意义地参与和平进程、调解和社区间对话。我们欢迎为此做出的努力，例如联合王国积极支持的非盟非洲妇女预防冲突和调解网络，以及联合王国捐助150万美元的整个英联邦妇女调解人倡议。我认为，我们希望更多会员国支持此类举措，包括支持秘书长最近在高级别周期间发起的妇女调解人网络全球联盟。

辛格·魏辛格先生（多米尼加共和国）（*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们谨感谢各位通报人今天提供的详细信息。

预防性外交已经成为联合国行动的重要工具。在这一方面，作为会员国，我们承诺建立一种预防文化，采取集体行动预防和消除对和平的威胁。我们欢迎在建立预警系统、秘书长斡旋、特使、在实地部署政治和和平特派团以及区域办事处等方面取得的进展。尽管联合国拥有防止冲突扩散和发展预防性外交的行为体、工具和手段，但预防冲突的任务提出了许多挑战，需要采取行动最大限度地提高外交成功的可能性。

安全理事会负责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因此正在预防性外交领域发挥主导作用。正是安理会有责任找到能够克服危机局势带来的挑战的解决办法。

我们还要强调区域机构在《联合国宪章》第八章规定的和平解决争端中的重要性。我们必须继续加强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的战略伙伴关系。区域组织掌握的当地知识对于在预防性外交背景下采取有效措施是必要的。区域和地方当局的参与可以加强集体行动，特别是在预防、发展及冲突后等领域。

多米尼加共和国对年轻人参与稳定社会的努力以及妇女改造社会和促进和平的巨大潜力坚信不疑。因此，他们的参与在争端解决的所有方面都至关重要。我们强调《到2020年平息非洲枪炮声》倡议的重要性。因此，我们欢迎非洲联盟（非盟）成员国执行非盟《采取实际步骤到2020年平息非洲枪炮声总路线图》取得进展。

必须加倍努力，继续支持该地区的这一努力，同时铭记，渴望实现非洲和平、安全与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目标是非洲联盟《2063年议程》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共同优先事项，这两项议程增强了促进非洲和平与安全的联盟。

最后，我们必须查明和消除暴力的社会根源。在国际社会继续努力应对破坏稳定的冲突及其影响的同时，有必要订立指导方针，来规范联合国在冲

突中的更多介入。预防工作要求相关行为体作出政治承诺，处理那些本身具有冲突继续或复发性危险的局势。在这方面，多米尼加共和国重申，我们致力于实现国际和平与安全。我们必须共同努力以实现这一目标，使联合国能够以连贯的方式履行其核心任务。

舒尔茨先生（德国）（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所有通报人所作的饶有兴味的介绍。我们欢迎秘书长致力于预防和解决冲突，包括调解的坚定承诺。我们高度赞赏联合国通过斡旋　、特别政治特派团和调解支助开展的工作，这些工作往往不为人所知，不会成为新闻，但对预防和解决冲突至关重要。德国坚决支持秘书长的这一议程，并尽力以具体的方式支持这些努力。让我举两个例子。

首先，建设和平基金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可迅速产生影响，激励提供更多资金，解决若干非洲冲突。德国刚刚宣布2019年再捐款1500万欧元，使我国仅今年一年的捐款总额就达3000万欧元。

第二个例子是调解，它是促进和平解决冲突的重要工具。我们认为，联合国，特别是联合国调解支助股，应继续充当有力的调解方。秘书处、调解支助股和调解之友小组，对促进调解领域工作的高标准和专业做法做出重大贡献，我们完全支持其努力。

我国不仅是调解支助股的主要捐助国之一，而且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部建设国家预防冲突能力联合方案，也称和平与发展问题顾问方案的最大捐助国。

我们感谢主席组织本次会议，讨论预防性外交及预防和解决冲突在非洲和平与安全问题方面的中心作用。我认为，这方面的核心问题是，在这一特定问题上，安全理事会如何能够更加有效地预防暴力冲突。

我认为，今天的通报人基本上已经提供了答案，他们指出，我们需要采取包容性和多管齐下的做法。为了防止冲突，缔造和平和建设和平，基本上需要完成两件事：一是确保所有利益攸关方参与，二是涵盖冲突的所有相关方面。让我简单地谈谈需要考虑的有关方面。

首先，需要预警和尽早采取行动。若要尽早采取行动，成功地预防危机，必须有足够的相关情报。需要向安理会传递这些情报，以便安理会及早应对即将来临的挑战。为此目的，我们应鼓励所有安理会成员定期邀请民间社会为我们提供通报和信息。

第二个方面涉及人权和预防冲突。我们需要明确了解人权局势，因为通常人权状况对预防冲突至关重要。清楚地认识人权状况有助于发现不满，这些不满如得不到解决，可导致冲突。人权标准为制定可持续的解决方案来处理这些不满提供了一个框架。

第三个方面是气候变化对安全的影响。多位通报人和秘书长已在通报中都提到这一点。无论是萨赫勒地区的牧民与农民间冲突，稀缺资源、尤其是水或粮食不安全所引起的争端，还是恐怖主义集团利用的各种脆弱性问题，缓解和应对气候变化及其影响必须是我们促进稳定和预防冲突工作的关键组成部分。我们认为，安理会的工作需要更好地反映气候变化对安全的具体影响。

最后，必须顾及可持续发展这个层面。尽管这通常不是安理会的议题，但我认为，我们应该认识到，可持续发展不仅是目的，而且也是我们拥有的预防暴力冲突的最有效工具之一。《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是我们建立有复原力的稳定社会，化解各种暴力根源的路线图。

除必须考虑上述相关问题外，预防冲突若要成功，还需要确保所有利益攸关方参与。要特别强调民间社会，并将妇女的权利和性别平等纳入整个预防和调解工作的主流。在这方面，区域妇女调解人网络，如非盟的非洲妇女调解网和非洲妇女领导人网络的贡献，构成非常重要的发展，我们对此表

示赞扬和欢迎。保护儿童权利和青年参与也同等重要。

关于更广泛的战略合作，就建设和保持非洲大陆的和平与安全而言，联合国和非洲联盟之间的合作无疑是最重要的伙伴关系。德国致力于与非洲伙伴一道，共同支持和进一步发展联合国-非盟伙伴关系。我们希望进一步发展这一伙伴关系，以处理冲突从预防及和平行动、到冲突后建设和平的各个阶段。非洲的自主权和专长是处理非洲大陆冲突的关键所在。

在这方面，我们支持非洲联盟的举措，如《到2020年平息非洲枪炮声》倡议，及非洲国家推动进一步整合非盟-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努力。我们认为，非洲区域组织，如非盟和其他组织，包括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和政府间发展管理组织，可以而且应该在预防冲突和化解冲突根源方面发挥更有力的作用。加强安理会与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之间的合作应该是这方面努力的核心。因此，我们欢迎并期待本月晚些时候将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双方年度联合协商会议。

德里维埃尔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首先，我谨感谢秘书长和三位通报人的介绍。

现在，加大对预防冲突的投入比以往更重要。在这方面《联合国宪章》的作者对安全理事会有明确的授权。然而，必须指出，我们往往侧重于现有的危机，而非设法预防未来危机，尽管对预防冲突的投入无疑不仅在人的生命和苦难方面，而且在财务方面都要小得多。

近年来已经做出显著的努力。在这方面，我谨赞扬秘书长倡议加大和平外交的力度，实施改革，提高联合国系统在该领域工作的效率，包括提高联合国国家工作队的调解能力和预警作用。我也要肯定防止灭绝种族罪行特别顾问阿达马 •迪昂办公室所开展的工作。近年来，主张预防冲突的新势头取得了显著成功。例如，去年在马达加斯加，秘书长特别顾问阿卜杜拉耶 • 巴蒂利先生在与非洲联盟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的密切协调下主导的调解帮助避免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

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多：安全理事会应该更经常地处理存在冲突风险的局势。我们铭记这一点，正在继续密切关注布隆迪局势，因为该国的不稳定将对整个区域的和平与安全产生悲剧性后果。

建设和平委员会还应更加关注危险局势，并向安理会提出建议。委员会最近关于布基纳法索的会议表明了这一论坛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与处境脆弱的国家建立建设性对话。

改善冲突预防方面的重大当代挑战之一，是要考虑气候风险。联合国系统必须能够全面看待气候变化对国际安全的影响所带来的风险。因此，我们建议起草一份秘书长报告，以期定期评估这些风险，并提出具体建议。

最后，我们必须促进妇女、青年和民间社会有意义地参与调解和预防冲突进程。在这方面，我欢迎非洲妇女领袖网络的贡献，这些贡献使得有可能在实地部署妇女调解员。

我们也必须与非洲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开展更加密切的合作。在《联合国宪章》第八章的指导下加强非洲联盟与联合国之间的伙伴关系会提高我们预防性外交的有效性。这种伙伴关系对我们具有战略重要性，因此我们决心给予支持。

2015年在布基纳法索以及2016年在冈比亚，联合国、非洲联盟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协调一致行动确保了成功结果。今年早些时候，在中非共和国，联合国和非洲联盟共同推动了《中非共和国和平与和解政治协议》的谈判，这要特别感谢让-皮埃尔 • 拉克鲁瓦先生和斯梅尔 • 谢尔吉先生经过充分协调的坚定承诺。

我们必须更好地协调我们的努力。例如，在苏丹，非洲联盟和埃塞俄比亚最有可能成功达成协议。联合国和所有对苏丹友好的人都支持这项调解工作，同时注意不对其施加干涉。非洲次区域组织

也在这种情况下发挥主导作用。在此我要特别提及政府间发展组织的努力，这些努力促使一年前签署了《解决南苏丹共和国冲突重振协议》。

非洲的预防性外交要求我们本着伙伴关系和有效性精神利用我们掌握的所有工具。法国正在本着这种精神与其非洲伙伴合作，安理会成员可以放心，我们将继续这样做。

张军先生（中国）：中方感谢南非倡议召开此次公开会议。我们认真听取了古特雷斯秘书长和民间社会代表所作的通报。

非洲和平与安全不仅关乎非洲人民的福祉，而且同世界和平息息相关。帮助非洲实现和平安全是非洲人民的共同期盼，也是国际社会特别是安理会义不容辞的责任。预防性外交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手段。用好预防性外交，我愿谈以下看法。

要充分发挥非洲国家在解决非洲问题上的作用。各国应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原则，遵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要充分信任非洲，发挥非洲国家解决自身问题的主观能动性，在尊重当事国意愿、坚持当事国主导的前提下开展预防工作，为当事国提供建设性帮助。

应充分发挥非盟等地区组织的独特作用。要始终致力于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解决非洲问题。要用好《宪章》第六章，发挥好联合国在斡旋、调解等方面的作用，避免动辄援引《宪章》第七章措施。调解及冲突和争端各方应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以对话解难题，以合作促安全，尊重和照顾彼此合理关切，充分发挥妇女、青年等社会各参与方的作用，打造和平文化，求同存异，处理分歧。

要高度重视解决非洲和平与安全的根源性问题。要把经济社会手段放在第一位，通过发展、预防和化解社会风险，为长治久安打下坚实的基础。各国应通过务实行动帮助非洲实现发展。中方愿将共建一带一路同非盟《2063年议程》、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非洲各国发展战略紧密对接，帮助非洲国家加强互联互通，增强发展能力，推动包容发展，以发展促和平。

帮助非洲维护和平与安全，中国从不缺席。就在此时此刻，两千多名中国维和人员正在非洲五个联合国任务区守护和平。中国海军在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已逾十年，累计完成1200余批6700余艘船舶的护航任务。

去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中方决定实施中非和平与安全合作计划，设立中非和平安全论坛，为中非在和平安全领域的交流合作提供平台。我们还设立中非和平安全合作基金，支持中非开展和平安全和维和维稳合作。

首批两亿元人民币的援助物资已运抵非洲，用于支持非洲常备军和危机快速反应部队建设。我们还向萨赫勒地区反恐行动和五国联合部队建设提供了三亿元人民币援助。

我们积极支持联合国斡旋调解工作，多年来向联合国预防事务提供捐款，并通过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向秘书长调解问题高级别咨询小组、政治与建和事务部快速反应体系等联合国调解机制提供支持。

中国人民始终同非洲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始终尊重非洲、热爱非洲，支持非洲。在实现非洲和平发展的道路上，中国将继续坚定地同非洲站在一起，携手并肩同行。

恩东·姆巴先生（赤道几内亚）（*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们的发言与非洲联盟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法蒂玛·基亚里·穆罕默德女士和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常驻联合国观察员让娜·达克·拜热女士阁下将作的发言完全一致。

请允许我祝贺并赞扬南非代表团在其担任主席期间将本次重要、具有现实意义和及时的辩论会列入议程。这是安全理事会与非洲联盟协作，努力联合国所有会员国的国际安全，特别是维护非洲大陆和平与安全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我们还感谢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秘书长、利伯拉塔·穆拉穆拉女士、娜莱迪·迈特女士和琳达·维拉卡兹女士所作的广泛而翔实的通报，这些通报有助于我们结合特定背景来看待预防性外交以及预防和解决冲突的作用，并利用斡旋、对话和调解作为特殊工具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是联合国的根本宗旨之一，也是其任务授权的基本要素。本组织自74年前成立以来，已多次说服争端各方来到谈判桌前进行对话而不是诉诸武力，从而阻止争议恶化成为战争，并在冲突爆发时帮助恢复了和平。

减轻冲突造成的民众痛苦、巨大经济损失和后果的最有效途径是首先防止冲突发生。在这方面，联合国通过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开展工作，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共同努力，在预防冲突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根据《宪章》利用外交、斡旋和调解、派往实地的特使和政治特派团、维和行动、胁迫性措施、解除武装的预防性措施和秘书长建议，为预防冲突提供一系列工具。

加强联合国与非洲联盟之间的国际合作绝对至关重要，因为非洲作为各类资源、不论是人力资源还是经济资源都极为丰富的大陆，其发展是世界各地和平与和谐的先决条件。资助联合国和非洲联盟为维护该区域的和平与安全而部署的多国特派团，应是整个国际社会的优先事项。这些特派团对于非洲大陆的稳定至关重要。因此，必须提供可持续和可预测的资金来支助非洲联盟主导的和平特派团，有时可能需要通过联合国来处理预算。

赤道几内亚共和国坚信预防性外交极为重要，并奉行预防性外交，在奥比昂·恩圭马·姆巴索戈总统的直接参与下，他在2017年初使冈比亚共和国选举后局势恢复正常方面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通过协商和调解参加了非洲多国的这种努力。因此，我国代表团再次感谢主席国南非就这个问题举行一次辩论会，此举非常契合安全理事会三个非洲成员的努力以及我们过去两年来对联合国与非洲联盟在和平与安全问题上合作的重视。

成员们记得，在2018年12月科特迪瓦担任主席期间，我们举行了一次关于联合国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合作的公开辩论会，重点讨论国家、区域安排和联合国在预防和解决冲突、尤其是非洲冲突方面的作用（见S/PV.8414）。在今年2月赤道几内亚担任主席期间，安全理事会又举行了一次关于联合国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合作的公开辩论会，重点讨论到2020年平息非洲枪炮声的问题，探索联合国和非洲联盟可以协作结束非洲冲突的机制（见S/PV.8473）。那次公开辩论会的结果是一致通过了第2457（2019）号决议，其中涉及平息非洲枪炮声，鼓励联合国和非洲联盟加强合作，齐心协力预防和解决非洲冲突。

11月将在马拉博举行一次关于平息枪炮声的部长级会议，除其他国家外，安全理事会成员也将受邀与会。该会议将提供一次独特的机会，以便深入探讨我们今天在这里讨论的问题，即预防性外交以及预防和解决冲突的中心作用。平息非洲枪炮声是结束非洲冲突的适当机制。

在结束发言之际，我谨强调，现在时机已经成熟，应当申明妇女在预防性外交以及通过和平手段预防和解决冲突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必须确保妇女始终参与预防冲突的调解和对话进程。

最后，在预防冲突领域，我回顾赤道几内亚共和国总统奥比昂·恩圭马·姆巴索戈所作的执着努力。2011年，他以非洲联盟主席的身份寻求防止利比亚境内的冲突，同非洲多国总统一道前往的黎波里，敦促利比亚时任领导人穆阿迈尔·卡扎菲离开该国。遗憾的是，许多人未同意这项非洲倡议。结果是，如我们所知，利比亚这个非洲兄弟国家陷入了其今天所处的可悲境地。

克拉夫特夫人（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我赞赏秘书长的参与和我们三位嘉宾的通报。

我想先读一下过去这个周末引起我注意的一段文章。

> “有一个广泛共识是，预防、处理或解决非洲冲突需要非洲人自己充当舵手，引导和平进程向前推进，并与当地争端各方合作实现和解。[美国]等外部各方可以作出贡献，提供支持，向前推动寻求和平的努力，但和平不能从国外强加。然而，非洲冲突具有国际影响，这表现在诸如难民潮和环境破坏等方面，但也表现在纯粹的人道主义方面。
>
> “还有一个广泛共识是，‘一盎司的预防抵得上一磅的治疗’这句古语尤其适用于非洲冲突。”

这些文字不是最近写的。它们不是今年写的，甚至也不是这十年写的。它们出自1994年美国和平研究所关于非洲预防冲突的报告。二十五年后，我们仍在谈论这个问题。我们还要继续同样的对话吗？我们对此心满意足吗？

安全理事会几乎每周开会讨论世界上受冲突和不稳定影响地区的局势。但是，我们常常是在爆发冲突之后，发表声明、实施制裁、设立委员会和设立维和特派团。在我看来，我们有点本末倒置。所以，如果我想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安理会能够、而且应该作出更多努力，在冲突爆发之前加以处理。在冲突爆发前，我们可以采取四项行动。

首先，我们应该使用决议和声明来针对处理冲突的驱动因素。我们的决议需要组织针对根本原因的具体行动，而不仅仅是把悦耳的字语写在纸面上。

第二，我们应该利用掌握的预警系统和分析工具，为我们的辩论和区域访问提供信息。这样，我们就可以确保把重点放在可能出现冲突的地区，而不是已经出现冲突的地区。正如我的肯塔基同乡乔治·克鲁尼上个月在评论南苏丹时说的那样，“如果你不关心[那个国家的问题]，它的问题最终会出现在你家门口。”他说得完全正确。

第三，由于邻国经常承受冲突外溢的负担，我们应该加强与区域和次区域机构的协调。

最后，安全理事会必须继续将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纳入其所有工作。正如特朗普总统在对大会讲话时提醒我们的那样，赋予妇女权能的国家更加富裕、安全和政治更加稳定（见A/74/PV.3）。妇女实质性地参与和平进程将转化为更可持续的和平协议。正如穆拉穆拉女士所说，“如果你想做点什么，就把它交给一名妇女”。

美国欣慰地看到像尼日尔这样的国家在积极努力防止暴力冲突。尼日尔利用国内资源和国际援助，在防止暴力极端分子沿马里边境自由移动方面取得了进展。它还巧妙地控制了族裔地区紧张局势，使恐怖组织失去在其境内招募新成员的来源。我们期待着与尼日尔密切合作，在尼日尔1月份加入安理会时强调这些最佳做法。

此外，安理会应该把重点放在布隆迪和喀麦隆等更多的国家，那里的社会分裂和薄弱的政府威胁着稳定。即将举行的选举也可能加剧政治紧张局势和安全风险。我们应该访问并公开关注潜在的热点，主动了解可能陷入冲突的地区。我们已经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这样做了，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就我们而言，美国坚定致力于促进非洲的长期稳定与安全。对我们来说，这并不是泛泛而谈，而是我们财政和政治选择的基本现实。我们在非洲大陆的大部分双边接触都侧重于预防性外交。在布基纳法索，美国正在试行一项1350万美元的预防冲突方案。本月晚些时候，一个美国代表团将前往布基纳法索，与政府、民间社会和其他当地和国际伙伴一道制订方案。

美国每年还投资数百万美元用于发展援助，以配合我们的外交努力。我们在数十个非洲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培养负责任的治理，鼓励包容性经济增长，并支持当地努力寻求以和平办法替代冲突。

我们向非洲联盟、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和几个会员国提供了类似的技术援助，这是我们支持非洲大陆预警系统的组成部分。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讨论了很长时间，因为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往往过于被动。这可能只是因为预防冲突的工作十分艰难，甚至很繁重。我不否认这一点。但这是正确的做法，是明智之举。这是安理会被要求做的工作——而不仅仅是发表讲话。

拉多姆斯基先生（波兰）（*以英语发言*）：首先，我感谢今天的通报者作了非常翔实的通报。我还要感谢主席国南非召开本次辩论会，讨论安全理事会任务的核心要素——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波兰认识到预防性外交在预防和解决冲突中的重要性和中心地位，就联合国在非洲大陆的维持和平特派团而言，尤其是如此。正如在今天的会议上已经指出的那样，整个联合国系统都在利用预防性外交。然而，这并非始终被视为安全理事会工作的核心支柱。然而，我们认为，为了解决冲突不断演变的性质而产生的复杂性，需要开展广泛的活动，应该以全面的方式解决冲突，同时利用一切现有的工具，在各个阶段都接纳从地方社区到最高政治级别的所有行为体。

关于这些进程本身，波兰认为，必须在本组织的三大支柱范围内开展工作——首先是和平与安全进程，让妇女和少数群体有意义地参与；第二，可持续发展与建设复原力齐头并进；第三，始终尊重人权和法治。此外，我们认为，至关重要的是将预防冲突的合作扩展到私营部门，以便使核心商业界与国际社会的战略目标保持一致。在这方面，在思考诸如在预防冲突方面汇集资源等实际选择时，我们应该考虑利用更多私人资源促进发展，可能采取公私混合筹资的形式。促进良好的经济业绩和有利的宏观经济环境将大大有助于消除社会和政治方面的紧张局势，促进投资并确保长期稳定。

波兰认为，所有利益攸关方都应继续投资于产生财政资源的新方法以及收集信息和分析数据的创新工具，以期更好地确定和平与安全面临的最紧迫风险和威胁，以及最需要国际社会援助的领域。我要强调联合国、非洲联盟（非盟）和其他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在预防和调解冲突方面加强合作的重要性，《联合国-非洲加强和平与安全伙伴关系联合框架》和《到2020年平息非洲枪炮声》倡议都指出了这一点。在这方面，我们提到《联合国宪章》第八章第五十二条和《非洲联盟组织法》，其中强调区域机构在和平解决争端方面的重要性以及预防性外交作为预防和解决冲突的首要步骤的最高地位。

在我们今天思考预防和解决冲突的时候，我要强调调解的重要性。在这方面，我要提及欧洲联盟高级代表费代丽卡·莫盖里尼的话，她最近在纽约指出，我们需要新一代的调解人，特别是那些了解技术并能为更高的利益使用技术的调解人。此外，我们高兴地看到，由于芬兰和土耳其的努力，调解之友小组的倡议每年都在蓬勃扩展。

最后，我要再次强调，预防冲突和调解是《联合国宪章》的核心原则，应该在安全理事会的工作中得到更突出的体现。我认为今天的会议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

查尼先生（印度尼西亚）（*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谴责昨天袭击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团的行为，这次袭击导致另一名来自乍得的联合国维和人员丧生。我还要向受害者家属以及乍得政府和人民表示最深切的慰问。

主席先生，我们感谢你召开本次重要会议。印度尼西亚欢迎秘书长、穆拉穆拉大使、迈特女士和维拉卡兹女士的通报。

在非洲很多冲突局势下，和平面临的挑战复杂多变，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平民伤亡、被迫流离失所，和平进程也历经挫折。但是，我们常常忙于对我们不能预防也无法解决其根源的冲突作出反应。

这种做法难以为继，而且事实证明代价很高。我谨强调三点。

首先，必须转向一种预防文化。秘书长从上任第一天就强调，预防冲突是他的优先事项之一，我国代表团非常支持这一转变。印度尼西亚还拥护保持和平的设想，它强调采取全系统做法预防冲突。我们必须促进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大家庭其他实体之间协同增效，并利用它们的比较优势全面解决冲突诱因。

联合国不缺乏预防冲突的适当工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已在帮助发展中国家促进善治，而建设和平基金已经为非洲各项区域建设和平倡议提供资金。印度尼西亚还高度重视秘书长的斡旋作用和联合国区域办事处的作用，并鼓励秘书长利用其预防工具箱中的各种工具，避免冲突再起。

其次，联合国不能凭一己之力预防和解决非洲的冲突。非洲人民渴望通过非洲联盟（非盟）《2063年议程》实现一个没有冲突的非洲。在实现这一崇高目标的过程中，非盟和次区域组织已经日益承担起非洲大陆的和平与安全事务。因此，联合国与这类组织之间建立强有力的伙伴关系至为重要，实际上，从部署联合国-非盟混合维和特派团到联合国对区域反恐倡议的支持，不同形式的合作早已存在。

第三，必须充分利用每个组织的比较优势。非盟和次区域组织对非洲大陆的冲突了解之深、对有关利益攸关方的熟悉程度无与伦比。联合国必须始终倾听它们的意见。它们距离冲突所在地较近，这让它们具有解决冲突的强大动力和充当第一反应者的能力。联合国应当从冲突初见端倪时就与它们接触，以确定可行的办法。

与此同时，联合国可以为非盟特派团提供政策建议、政治支持和后勤支援。它可以提供充足资源，以确保非盟能完成其关键工作，这包括资助非盟主导的和平行动。此外，联合国和区域组织还可以联手开展调解工作。关于联合国如何能够更好地支持非洲建设区域调解能力，需要进行战略讨论。

为维持我们的区域和平，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一直作出不懈努力，推广从根本上依靠预防外交的“东盟方式”。印度尼西亚认为，东南亚和非洲在预防和解决冲突方面可以互相借鉴之处甚多。

最后，我谨强调指出，即使区域组织完全有决心发挥其作用，如果安全理事会不团结，也不准备负起它根据《联合国宪章》承担的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职责，各区域组织所能做到的也很有限。我们应当确保为维持和平和建设和平提供资源。正像秘书长提到的那样，我们的特别政治任务和维和特派团主要部署在非洲大陆，期望它们凭借有限的支持完成其崇高使命，是在安排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作为安理会内最大的部队和警察派遣国，我要向身处实地的勇敢的蓝盔部队致敬，其中包括来自非洲的蓝盔部队，非洲大陆是向该大陆集体派遣部队最多的部队派遣方。

我们是在主席之前发言的最后一个安理会成员，在听取了各位同事在安理厅的发言之后，我认为我们大家都很清楚，我们都支持预防冲突。现在必须拿出智慧和精力，忠实执行预防外交。此外，我赞成美国大使敦促我们采取行动的发言。非洲在翘首等待我们。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以南非代表的身份发言。

首先，我要同各位同事一道，谴责昨天在乍得对我们的维和人员实施的袭击。我感谢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秘书长的发言。我还感谢以下人员今天上午所作的内容广泛、见解深刻的通报：乔治华盛顿大学艾略特国际事务学院非洲研究所副所长兼访问学者利伯拉塔·穆拉穆拉大使、南非妇女对话组织方案管理人娜莱迪·迈特女士以及扎内勒姆贝基发展信托基金方案管理人琳达·维拉卡兹女士。

本次辩论会是南非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第二周举行的首次辩论会，它具有象征意义，因为它让我们重视预防外交、预防和解决冲突在非洲大陆发挥的核心作用。正是在这方面，我们继续作出外交努力，寻求解决苏丹、南苏丹和中非共和国的各项挑战以及世界各地的其他冲突。我们相信这一核心作用，因为在资金方面以及在生命损失、基础设施损毁和民众流离失所方面，预防和解决的成本小于维和成本。1976年，纳尔逊·曼德拉在狱中写下“扫清障碍，与敌对抗”一文，他在文中提醒我们为何谈判更为可取，他写道：

“若我们战斗到底并让这个国家化为焦土，我们仍然必须一起坐下来讨论重建问题——黑人和白人，非洲人和南非白人”。

我们赞扬秘书长的改革议程，特别是和平与安全支柱，它优先强调预防外交、调解和订立本国自主的和平协议并及早将其付诸执行。南非认为，联合国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之间开展合作与协调，可以为预防冲突发挥重要作用。在这方面，南非呼吁继续实施和加强战略和行动协调，协调联合国、非洲联盟（非盟）、区域经济共同体以及其他国际和当地伙伴在预防外交、预防和解决冲突方面所作的努力。

南非赞扬联合国-非盟在中非共和国、南苏丹、苏丹和非洲大陆其他地方所作的调解工作。非盟和平基金最近投入运营，这将进一步增强非盟在调解和预防非洲大陆冲突方面的能力和努力。和平基金在结构上围绕三个专题内容，即：调解和预防外交、机构能力及和平支助行动。在这方面，非盟成员国努力向和平基金捐资，值得称道，目前捐赠额达到1.15亿美元。非洲领导人已经显示出处理和解决我们非洲大陆冲突的政治意愿。

妇女和青年在预防和调解冲突方面的作用强调再多都不够。众所周知，若妇女参与和平进程，这些进程就更具有合法性、更可持续、也更有成效。我们欣见南非非洲妇女对话组织、妇女权利和发展协会以及非洲妇女预防和调解冲突网络，还有很多其他类似倡议已经发挥作用，通过举行基层谈判，使预防和解决冲突落地生根。我们敦促秘书长部署更多女性调解员、和平特使和特别代表，以协助解决和调解非洲大陆各地的冲突。南非提出了一项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的决议草案，以确保执行我们以前关于妇女在和平与安全方面作用的决定。

随着联合国75周年的临近，我们敦促会员国重申对《联合国宪章》原则和目标的承诺，以期解决各种争端。现在，联合国和安理会应该根据《联合国宪章》关于和平解决争端的第六章，作出更多努力并投入更多资源。

南非认为，如果我们不解决安全与发展之间的联系问题，世界和平与稳定就依然难以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确认了这一重要联系。在这方面，考虑到安全与发展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联合国不同的主要机构需要在《宪章》对各自的授权范围内，以互补的方式作出共同努力，确保采用全面和综合的办法来推进可持续发展和持久和平。

我要引用纳尔逊·曼德拉的另一句话来结束我的发言。

> “在这场最严重的种族冲突中，我们被期望摧毁彼此，并共同毁灭我们自己。恰恰相反，我们作为一个国家的人民，选择了谈判、妥协与和平解决的道路。我们选择了和解和国家建设，而不是仇恨和报复”。

南非呼吁我们非洲大陆的兄弟姐妹采取同样的心态；让我们选择和解和国家建设，而不是仇恨和报复。我们再次敦促安全理事会为预防性外交分配更多资源。

我现在恢复行使安理会主席的职责。

我请纳米比亚代表发言。

格策先生（纳米比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由于这是我本月第一次发言，我要和同事们

一道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10月份主席。我还要感谢你召开本次非常重要的会议，讨论预防性外交以及预防和解决非洲冲突的重要性。我还要感谢秘书长和通报者就当前问题所作的全面、深刻和详细的通报。

安全理事会于1945年成立时，就负责确保国际和平与安全。自那时以来，安理会成员国授权了许多维持和平特派团，包括在东帝汶、黎巴嫩、海地、塞浦路斯和我国纳米比亚部署了维和特派团。纳米比亚的经验证明，这些特派团旨在引导各国走上从冲突过渡到和平的这一艰难道路。明年，我们将庆祝纳米比亚实现我们十分珍惜的和平30周年，我们感谢联合国发挥作用，协助我国实现和平。执行安理会决议也是解决冲突的关键。我借此机会指出，各种未决问题需要安全理事会给予全力支持，以确保其决议得到充分执行。

自安全理事会创建以来，冲突的性质已经发生变化。因此，安理会的作用也必须调整。在任何时候，安理会都必须保持警惕，不能仅仅是作出被动反应，而必须发挥积极主动的作用。安理会必须发挥更大作用，防止发生战争和冲突。苦难、人的痛苦、饥饿、无法忍受的生活条件和侵犯人权是我们都必须警惕的早期预警信号。要在这方面取得成功，就需要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开展强有力的合作，这些组织更熟悉、更了解各自区域的情况。我还要补充一点，我们还必须关注外部因素，如气候变化和粮食不安全问题。就和平与安全而言，这些是未来发生问题的预警信号。

2017年4月签署的《联合国-非洲联盟加强和平与安全伙伴关系联合框架》为深化两个组织在和平与安全各个层面的合作提供了指导。从那以后，这种至关重要的伙伴关系变得越来越强大。在这方面，纳米比亚坚决支持非洲联盟（非盟）和安全理事会非洲成员国呼吁通过联合国摊款，为安全理事会授权、非盟领导的和平支助行动提供可预测的资金。

最近几个月，各项和平协议、特别是中非共和国和南苏丹的和平协议的签署，是证明联合国-非盟伙伴关系得到加强的具体实例。苏丹也是预防性外交以及预防和解决冲突所具备巨大力量的一个极好例子。安全理事会即将访问非洲联盟总部，届时将与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进行磋商，这也表明了联合国-非盟伙伴关系的重要性。

纳米比亚在2018年8月至2019年8月担任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南共体）主席期间，不断强调在应对危机和冲突局势时优先考虑预防性外交和调解的必要性。刚果民主共和国和马达加斯加成功举行和平选举，就是这一政策的具体例子。南共体一直在帮助莱索托找到政治解决办法，我们乐观地认为，这个姐妹国家正在通过对话，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南共体完全支持必须加强非盟的预防能力和工具，以促进非盟实现“到2020年平息枪炮声”的倡议。预防性外交、调解和谈判在建设和平和重建中的作用，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我还要强调女性谈判人员和调解员在建设和平进程中的重要性，非盟《2063年议程》已经确认这一点。2000年，在纳米比亚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期间，安理会一致通过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的第1325（2000）号决议。该决议正式提请全球关注妇女在预防战争、建设和平以及促使个人和社会参与和谐生活方面的贡献未得到承认、利用不足和被低估的问题。据国际和平研究所称，当妇女参与和平进程时，由此产生的协议至少持续15年的可能性要提高35%。仅仅这个数字就应该鼓励各方确保妇女参与对话。我们作为国际社会，必然因确认妇女在和平与安全中的重要作用而受益。为此，纳米比亚将启动一个国际妇女和平中心，我们欢迎其他会员国对未来几年具体可交付成果作出承诺，例如芬兰和西班牙关于将妇女纳入和平进程的2025年承诺。

最后，我要强调纳米比亚对预防性外交以及预防和解决冲突的承诺。我国代表团还肯定非洲大陆正在作出的和平努力，我们赞扬联合国和非盟以及

次区域组织和区域经济委员会作出了努力。我们坚信，通过采用预防性外交和预防冲突来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做法，将结束非洲大陆的暴力。正如我们纳米比亚的国父曾经说过的那样：

"一个民族如果团结一致，努力为社会所有成员实现共同利益，始终会战无不胜"。我相信，若能使这一智慧发挥现实意义，安理会将会取得更大的成功。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埃塞俄比亚代表发言。

阿姆德先生（埃塞俄比亚）（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谨祝贺南非担任安全理事会10月份主席。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谨向你保证，在你的任期内，我们将提供最充分的支持与合作。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再次感谢你组织这次至关重要的辩论会。我们希望，它将重新点燃我们对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与非洲联盟（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之间进行强有力合作的渴望，特别是在预防外交能力建设方面。

我们感谢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秘书长、穆拉穆拉大使和两名民间社会代表-琳达·维拉卡兹女士和娜莱迪·迈特女士-所作的全面通报和发表的见解。

埃塞俄比亚坚信，预防冲突和调解是保持和平与发展的关键工具。防止冲突的爆发和复发也是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架构的核心支柱。我们认为，联合国与非洲联盟之间合作的基础也在于需要促进预防冲突和政治解决的首要地位，其核心是适当执行和平与安全架构的各项目标，包括落实非洲大陆预警系统等项目，开展非盟调解支助股的定向活动和非盟智者小组的工作。此刻，我谨回顾，安理会的讨论在加强非盟和平与安全架构的重要性方面，包括需要通过联合国分摊会费等机制为非盟和平支助行动提供可持续、可预测的资金方面，没有显示出令人满意的进展。

总的说来，联合国系统-特别是秘书长的斡旋-使用预防外交在避免和遏制危机局势方面仍然是必不可少的，但却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安全理事会还必须进一步支持和促进国家和区域预防冲突的努力。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现代冲突往往具有跨国性质，特别是在边界松散的地方，而非洲许多地区的情况就是如此。因此，毋需说，冲突造成的人道主义和物质损失都太大了。这就是为什么应该通过预防冲突、调解和预防外交来制止或尽量减少此类局势，而预防冲突、调解和预防外交是我们目前掌握的避免危机爆发的最佳工具。

我们最近目睹了调解在我们区域的重要性。苏丹人民的集体智慧以及非洲联盟、埃塞俄比亚和政府间发展组织（伊加特）的努力导致促进了苏丹的和平与稳定-祝福那些和平缔造者们。我们再次看到，预防和解决冲突的成本较低，能够带来希望，促进合作，并使我们有动力和宁静来进行思考，认识到战争的破坏性，从而建设和平生活与和谐。

我们认为，包容性和建立全国共识是在国内争端中成功预防冲突的基础。只有当发展具有包容性，当公民的安全得到保障，当妇女和青年积极参与决策，当阻碍其经济发展的障碍消除之时，和平才能持久。我们看到年轻人作为积极变革的推动者的力量和潜力遍及整个区域，最近是在埃塞俄比亚和苏丹，还有整个西非国家。我们必须倾听年轻人，倾听他们的希望、愿望和关切。青年有意义地参与建设和平活动，将使青年党等武装和恐怖团体失去利用发展和治理方面的差距而不断泛滥的机会。在非洲大陆的一些冲突地区，国家结构和有效运作的机构完全缺失，还有腐败和管理不善，促使相当数量的年轻人考虑加入这些恐怖团体。因此，至关重要的是继续着力于青年赋权，并加强地方一级的国家能力和善政举措，包括在无管治地区。

埃塞俄比亚致力于落实非洲联盟的和平与安全架构，以及其到2020年平息非洲枪炮声的旗舰愿景，两者都强调预防冲突和和平解决非洲大陆的争端。在我们的次区域，埃塞俄比亚支持伊加特冲突预警和反应机制的各项目标，该机制旨在通过有组织和一致的预警和早期反应来预防暴力冲突。在国

家一级，在过去一年半的时间里，埃塞俄比亚把建设和平作为优先事项，包括设立了内阁级部委，以确保执行建设和平措施，以加强法治，增强我们安全部门的能力。除了赋予当地社区权能外，我们还将我们的建设和平倡议建立在土著传统的基础上，例如发挥长老理事会和宗教领袖的作用，以达成全国共识。我们认识到，没有妇女和青年的积极参与，这些努力就不会成功。

我们要再次重申，尽管近年来取得了重大进展，但非洲人无法单独实现这些区域和国家预防冲突的目标，特别是因为缺乏物质和财政资源。国际社会，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其主要职能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应基于预防胜于治疗的观点，积极支持国家、区域和次区域的努力。在这方面，我们敦促安全理事会成员进一步加强联合国-非盟围绕和平与安全的伙伴关系，以此作为非洲大陆冲突预防和调解的平台。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拜热夫人发言。

拜热夫人（*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感谢你召开这次关于非洲和平与安全的辩论会，重点是预防外交、预防冲突和解决冲突的中心作用。主席先生，我们还感谢你提供这个平台和机会，审查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以期加强合作，建立更多联系，同时为更紧密的业务合作提供机会。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中非经共体）高度赞赏在这次辩论中所作的发言。

维护全球和平与安全需要若干行为体之间的合作。在这方面，中非经共体承认，通过我们与联合国和非洲联盟（非盟）的战略伙伴关系，在解决阻碍和平与安全的问题，推动预防冲突、预防外交和斡旋方等面取得了里程碑式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还要归功于我们双边和多边伙伴、民间社会以及妇女和青年网络的援助。

在这方面，我在这次辩论中的发言将集中在三个主要方面。首先，我将简要介绍一下中非经共体参与和平与安全问题的历史背景。然后，我将强调与其他实体合作的领域，最后探讨尚存的差距和挑战，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加快执行旨在预防冲突的举措。

在探讨今天的主题之前，请允许我简要回顾中部非洲的安全局势。该区域由于地处动荡地缘政治环境的中心，经常发生各种冲突，作为此种环境特点的持续不断冲突损害和平与安全，对该次区域社区产生负面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令人震惊的事态并非今天或昨天开始，而主要始于1992年至1998年期间。当时，我们11个会员国中有7个经历了暴力战争和毁灭性的种族灭绝，这促使本机构在其目标中接受新方向。中非经共体最初侧重于促进和加强所有领域的和谐合作以及平衡和自我维持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最终目标是实现区域一体化，但随后在1999年2月被迫强化其目标，成立了中部非洲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中部非洲和安会），其核心任务是预防和解决该次区域的冲突。

中部非洲和安会自成立以来，其行动重点一直是预防冲突、预警机制以及最近加强与活跃在预防冲突领域的民间社会组织的合作。此外还采取了政治和外交行动打击和控制小武器和轻武器的扩散。在该框架中，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誓言在最高级别加强和促进和平与安全，作为改善该地区公民生活条件、安全和稳定的先决条件。

然而，防止不同性质的冲突在该地区爆发、导致社会危机，遏制源于贫困和各种排斥的系统性问题，以及源于政治和体制冲突的治理问题，证明是一项繁琐的工作。在选举过程中，紧张局势趋于升级，而与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及其导致的被迫移民、跨国犯罪和海上不安全这些必然结果有关的袭击正在增加，消耗了用于发展的所有资源。值得一提的还有与人口贩运、走私和非法跨界贸易以及武器扩散相关的交叉问题。

我们关切地注意到季节性游牧和畜牧业等长期传统现已成为冲突的根源，引发不稳定，造成掠夺自然资源的消极力量和武装团体重新抬头。所有相关当事方都提倡以全面和包容的方式应对这些挑战。在这方面，中非经共体赞扬妇女和青年网络积极参与预防工作，事实证明，这些网络是实现持久和平的一项可靠重要财富。

因此，中非经共体将继续通过联合国中部非洲区域办事处与非盟和联合国合作，建设能力，增强这些变革推动者，即妇女和青年的权能，以确保他们平等参与为促进和平与安全所做的一切努力，并使他们能够在领导和决策中发挥核心作用。

所有这些行为体之间还必须相互协作，遏制和消除小武器和轻武器的扩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到2020年平息枪炮声，为繁荣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创造必要的发展条件。迫切需要认识到，在预防冲突领域，这些不断变化的冲突现实涉及复杂的多重层面，要求我们大幅度转变对策。这是新的创新办法的根源，促使非盟及其主要支柱，即区域经济共同体和成员国，努力采用其他途径和内生解决办法处理和平与安全问题。

为了实现这一崇高目标，非洲倾向于为自身维和行动的主要部分提供资金，同时期待负责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本机构提供援助。汇集可预测的资源以找到应对挑战的适当解决方案，这对补充将要部署的行动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在辅助性、互补性和团结性框架内，非盟、联合国、中非经共体和其他区域实体共同努力，协调并统一它们在预防冲突和解决其根源方面的干预措施。请允许我列举已产生具体成果的几个例子，说明在一些领域根据区域安排进行了合作并采取联合行动。

通过数次调解、斡旋和政治任务，确实取得了进展，缓解了敌对行动，并在近期解决了政治危机。由于区域组织发挥作用，最近出现了一些积极的事态发展，包括中非经共体、大湖区问题国际会议和邻国合作支持中非共和国的《非洲和平与和解倡议》。由中非经共体成员国和邻国行为体组成的调解人小组以及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多层面综合稳定特派团和欧洲联盟参与这一进程，有助于执行《非洲倡议》路线图，缓解与武装团体的紧张关系，从而促成了《中非共和国和平与和解政治协议》。

我们首次目睹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和平权力过渡，导致出现积极的变化。刚刚结束的喀麦隆全国对话点燃了解决族裔分歧的新希望。在此关头，重要的是必须提到，中非经共体即将完成一项体制改革，这将增强中部非洲预警机制和中部非洲多国部队的能力，以使其与非洲大陆架构保持一致。目前，这两个机构尽管具有靠近行动现场的相对优势，仍面临相当大的挑战，它们的干预水平已降至最低。

决策过程和缺乏人力、后勤和财政资源是妨碍这两个机构的绊脚石。因此，迫切需要建设其能力，使它们能够在紧急情况下迅速采取干预措施——这往往因决策繁琐而受阻，因为这需要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开绿灯才能付诸实施。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中非经共体敦促我们的经济和资金伙伴参照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或安全理事会，加强中部非洲预警机制和中部非洲多国部队的能力。为促进这些举措，中非经共体将继续推动在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期间定期举行中部非洲和安会会议，同时确保每天报告其工作，以便为国家元首的决定提供参考，并在必要时采取行动。

中非经共体赞扬联合国承认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主要在和平解决争端方面发挥的互补作用。非盟改革赋予区域经济共同体更重要的作用，中非经共体的改革考虑到了所有这些变化以及赋予区域经济共同体的任务和新责任。中非经共体重视非盟对我们预警系统机构的技术支持，这将有助于该机构的运作达到其他区域机构的水平，并使其能够履行使命。

最后，请允许我重申中非经共体的坚定信念，即至关重要的是，必须着重预防冲突和依靠预防性外交而不是使用武力，开展调解工作，这是通往解决冲突的唯一可行途径。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比亚杰夫人的通报。

我现在请穆罕默德女士发言。

穆罕默德女士（*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10月份主席，并感谢你和南非共和国将这个与非洲和平与安全有关的重要项目列入安全理事会议程，而且重点关注预防性外交和预防冲突的核心地位。我还要感谢秘书长和通报者作了富有启发性的通报，特别是强调妇女在预防性外交中的作用以及我们如何利用相关平台和举措来促进更好的参与。

对我们大陆乃至全球和平与安全的当代威胁十分复杂而且密切关联，产生了广泛的后果，没有一个组织能够单独提供适当的解决办法。因此，我们今天面临的挑战规模巨大，而且非常复杂，我们必须动员所有利益攸关方作出集体努力。在这方面，预防性外交作为一种建立和平的工具，占有核心地位，在我们的和平努力中是不可或缺的。

因此，今天的辩论会具有更大的意义，因为预防性外交和预防冲突仍然是我们大家的战略优先事项。它们充分说明了多边主义和由此产生的各种组织的存在理由。在本组织的信誉受到质疑的时候，这场辩论可以作为利用我们集体承诺更加关注预防工具的基础，从长远来看，这一工具仍然可以产生最大的利益，但不幸的是，用于这方面的资源最少。

有鉴于此，请允许我提出以下三个要点。

首先，鉴于非洲联盟(非盟)在这一领域具有明显相对优势，它在过去几十年里产生了若干文书、机制和政策文件，以提高其预防能力。因此，在作为其双重蓝图的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和非洲治理架构内，非洲在促进和平、安全与稳定方面具有很强的能力。

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建立在从预测和预防、冲突管理和解决到冲突后稳定、重建和发展的连续统一体上。安理会知道，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是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的神经中枢。自2004年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开始运作以来，它在处理和解决非洲冲突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的另一个支柱是智者小组，这是非洲联盟预防性外交的核心。智者小组自2007年开始运作以来，为加强非洲的预防性外交作出了重大贡献。从该小组还衍生出一些支持附属平台的安排，包括泛非智者网络，这是非洲联盟、区域经济共同体和参与预防性外交的区域机制小组的平台。

我要指出，在加强预防性外交的框架内，非洲联盟委员会现在有一个正常运作的调解支助股，为非盟领导的所有调解努力提供可预测和可持续的支持。此外，非洲联盟建立和平和预防性外交的各种努力也得到特使、特别代表、高级代表以及非洲大陆13个联络处和特派团的支持。

虽然与次区域组织密切协作，并在联合国大力支持下，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我们必须认识到，一些挑战继续在削弱我们有效执行任务的能力，最显著的是有可能产生会演变为暴力冲突的紧张局势。

我要指出的第二点是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性。事实上，在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架构和非洲治理架构各项规定的指导下，非洲联盟及其区域经济共同体和机制之间正在开展合作，并与联合国的合作，处理和解决各种冲突，已经逐步获得势头。

2017年4月签署的《联合国-非洲联盟加强和平与安全伙伴关系联合框架》的前提是，人们日益认识到，非洲联盟和联合国之间建立更强有力的伙伴关系，在尽早、一致和果断应对非洲冲突进程方面具有战略必要性。此外，安全理事会和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通过年度协商会议，逐步深化伙伴

关系，这证明在促进我们应对非洲复杂的和平与安全挑战的集体努力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

由于两个理事会开展密切协商，加上执行《联合国-非洲联盟加强和平与安全伙伴关系联合框架》，我们正在提高对所面临种种挑战的共同认识，并在强化我们的应对工具，包括预防性外交。

我还要强调，非洲联盟的《2063年议程》设想了一个和平、繁荣和一体化的非洲，这符合《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非盟根据《2063年议程》的精神，正在实施其在非洲大陆平息枪炮声的旗舰项目。

在这方面，我要赞扬安理会为这一努力作出了贡献，今年早些时候通过了第2457(2019)号决议，其中除其他外，呼吁动员联合国及其机构支持非洲联盟实现到2020年平息非洲枪炮声的崇高目标。迄今这种合作产生了相当可观的成果，安理会将同意我的看法，即只有汇集我们的集体专长和资源，利用我们的相对优势并开展合作，我们两个组织才能切实期望在实地产生积极影响。

我的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是将妇女和青年纳入和平进程的重要性，这一点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只有确保他们不仅在解决冲突方面，而且在调解方面，包括在执行和平协议方面发挥决策作用，我们才能真正解决对确保可持续和平至关重要的问题。就非盟委员会而言，它创建了在和平与安全中增强妇女权能的平台，如非洲妇女网，这是一个妇女调解员网络。该网络吸引了许多年轻女性调解员，其中许多人已经接受培训，被部署到一些冲突和冲突后地区，以配合若干国家的政治进程。

此外，我们努力通过非洲联盟和联合国加强妇女的参与和领导，为此，我们于2017年6月聚集一堂，协助发起名为“非洲妇女领袖网络”的非洲妇女运动。非洲联盟最近还发起了“青年促进和平”倡议，旨在增强青年的权能，促使他们参与非洲大陆的和平进程。

在这方面，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任命了一名青年问题特使，这是一名具有必要经验和执着精神的年轻女士，她最近在安理会作了发言(见S/PV.8629)。我们还与非洲青年开展区域协商，进一步鼓励他们为非洲大陆建设和平的事业作出努力。

在我们作出各项努力时，正如相关非洲文书和国际法所规定的那样，我们始终意识到，我们的成员国负有预防和解决冲突以及保护平民和促进人权的首要责任。有鉴于此，我要在此强调喀麦隆发起的全国大对话，这一对话致力于找到国内解决办法，化解影响该国某些地区的危机。我们欢迎这一倡议，因为我们相信，由人民推动的地方倡议更有可能本着妥协精神，达成持久解决办法，从而维护和平、稳定、和谐和民族团结。本着这种精神，我们在苏丹、南苏丹、利比亚、中非共和国、索马里、马里和萨赫勒以及包括乍得湖盆地和非洲之角在内的大湖区的集体缔造和平努力值得称赞，应当加以巩固，以加强非洲联盟、区域经济共同体和联合国之间的伙伴关系。

最后，调解作为预防性外交的一部分，对于解决危机和冲突确实不可或缺。更好地共同分析和领会我们面临的各种挑战是一致、有效和及时应对非洲冲突和危机局势的重要的第一步。在这方面，我们必须利用包括斡旋、特别代表、特使和使者在内的所有预防性外交工具，来打造集体的做法。

尽管已取得成果，但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来进一步提高预防性外交的有效性。因此，我谨强调三点，一是继续协调一致地集体努力以应对现有和新兴威胁非常重要，二是政府、民间社会组织和私营部门之间的伙伴关系和协作具有现实意义，三是包括妇女和青年在内的所有利益攸关方要持续参与促进和平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决策进程。我们只有汇集集体努力、专门知识和资源，共同权衡我们的相对优势并开展协作，才能切实期望产生积极影响，找到持久解决办法，以确保可持续和平。

下午1时10分散会。